

靖獻遺言講義

411



和  
門  
號  
卷

靖獻遺言講義目錄

卷之一

靖獻遺言目錄

卷之二

三國正統辨

鄧艾至成都

卷之三

晉處士陶潛

韓愈伯夷頌

卷之四

移蔡帖

顏杲卿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市島錦左氏寄贈

離騷懷沙賦

八陣圖

歸去來辭

朱子漳州高登記

祿山數之曰云云

肅宗即位

顏真卿

張巡 上存亡莫知  
不如降也

卷之五

求為黃冠

張世傑云云

正氣歌

在晉董狐筆  
為嵇侍中血

為嚴將軍頭  
楚囚纓其冠

陳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

洪福

卷之六

定之亦賢累薦不起

遺劉忠齋書

肥遯桃源  
頑民

東山書院記

和議

且晉議國是

岳飛班軍

浚既去猶上疏言云云

請祠以歸

三使

寧宗開禧二年云云

卷之七

處士劉因

右贊善大夫

聖人大作略

退齋記

王珪魏徵

四維說

孝子田君墓表

卷之八

正統說

題朱子手帖

靖獻遺言跋

靖獻遺言講義目錄終

靖獻遺言講義

目錄

〇二

風月堂藏

靖獻遺言講義上

卷之一

靖獻遺言目錄

其竊ニ以為ヘリ、古今聖賢ノ書、發明開示ノ、天下後世ヲ教ル所ノ者、至レリ盡セリ、今又別ニ書ヲ著ハシ、愚鄙ノ辭ヲ以テ聖賢ノ跡ヲ汗ス、一ヲ湏ヒス、然ルニ今日此書ヲ編テ、義ニ志シ學ヲ勉ルノ士ト共ニセント欲スル者ハ、道衰ヘ學廢レ、人倫ノ道不明、是ヲ以テ俗日滴ク、所謂聖賢ノ教ナルモノ、固ヨリ嘗テ不滅トイヘ、能究知テ實ニ蹈者鮮シ、忠孝ノ大節ニ至テハ、尤知テ信スル者難シ、親ニ事ル者ハ、猶天性ノ恩愛ヲ以テ、賊害ノ罪ニ至ル者或ハ少シ、君ニ事ルニ至テハ、其上下相維、貴賤相持ノ躰、或ハ不失者アリトイヘ、氏、乳離反覆ノ際、君ヲ棄テ敵ニ降り、恩ヲ忘レ義ニ背テ拜蹠奔趨ノ、但後ニアランヲ恐ル、者往々相踵テ、其間忠義ヲ奮ヒ命ヲ

卷之二

...

...

...

...

...

...

...

...

...

...

...

...

...

...

...

立身之道 一  
一 月 九 日 癸 亥  
殞節ニ赴ク者アリトイヘ氏君臣ノ義ニ於テ鍊達講磨スル所或ハ精  
シカラザレハ心私ナレトイヘ氏義ニ悖リ忠ヲ失フ者皆是也故ニ自古大  
義ニ明ニ尤其著シキ者ヲ撰擇シ遂ニ八人ヲ得タリ其本末ハ跋文ニ言  
ヘル如シ蓋空言ヲ以テ義理ヲ説クハ實ニ其事歴ヲ攀テ閱スルノ尤親切  
ニ感發興起餘リアルニレカス其事ヲ攀テ閱スルハ固ヨリ切也然ル其  
將絶自鳴ノ言ニ至テハ又忠臣義士平生ノ蘊所肺肝心腸ヨリ流出ノ  
殺氣ニ見ハルモノナレハ真ニ風采心志實ニ見ハレテマノアタリ接スルガ  
如クナル者於是可得トナリ因テ敬テ其遺言ヲ表ノ各篇ノ骨子トス其  
ウニ夫ノ事歴ノ的切ニ感發スヘキ者ハ採テ其前ニ録シ讀者ヲ弁  
考テ千載ノ下方里ノ遠キモ今日吾心ノ向フ所彼此ノヘタテナカラシ  
ント欲ス嗚呼孰カ學フヲ欲セザラン既ニ學ンデハ孰カ夫ノ義理ヲ知テ  
之ヲ踐ムトヲ欲セザランヤ但所謂大義ニ於テ見ル所ナケレハ緩急ノ間惑

テ乖カサランヲ欲ス凡不可得是則某此編ヲ輯ムル所ノ本意今日始テ  
講ヲ開キ諸賢ノ為ニ説之固ヨリ珍幸也ト云ヘク第一筵ニ最初ノ目錄  
ニ就テ先ツ弁之尤詳ニ察シ謹テ審之終編ノ所庭トシ可也大抵吾國近  
世士タル者率學ヲ好ス偶學スル者ハ記誦詞章ノ資トスルニ不過英  
氣志義アル者ハ視テ以為ヘリ學問讀書事ニ益ナレトシ之ヲ笑ヒ訕ル殊テ  
不知學ハサレハ大義ヲ辨フルト不能夫ノ英氣志義モ用ル所ヲ知ラス但是  
學ヲ倡ル者ノ誤ヨリシ此弊ニ至ラレムナリ故ニ此編特ニ士タル者シテ大義  
ノ端的ヲ知テ切磨シ學ニアラザレハ一歩モ其身ヲ動カスヘカラス君事ヘ  
已ヲ處スル皆幸ニアラザレハ妄ナルトヲ識テ疑ナカラシメントス以此武士ノ  
小學トスルモ亦可也竊ニ朱子小學替古篇明君臣之義ノ遺意ニ附スト  
云爾元祿元戊辰歲初冬朔日錦陌講堂敬為諸生演講義如此

離騷懷沙賦

離騷者遭蹠之義也。說詳于題下註。此篇某特以懷沙賦為遺言者，以其臨絕之言見於懷沙二字也。是可見屈原之本意耳。且以離騷冠之者，屈原之為屈原從此二字發焉。故舉以為全篇之主意。懷沙特其究竟也。朱子晚年當君不明臣蔽上之時，道不行於天下，忠盡惻怛之誠不能自己焉。其出處之間雖固非屈原所能及。然至夫純乎所天，心所遇之時與所蹈之跡，則有不期而一焉。感慨神會，實非淺也。士所能窺也。於是獨從容取楚辭解之，至其微意，則未嘗告人焉。嗚呼至矣乎。朱子實紀發明之，可謂得其旨矣。李退溪註朱子行狀，亦引其說以附其下。李氏之學嗚呼篤矣。嗚呼深哉。學者所以為學，不過乎義理，而義理之所以為義理，其樞紐要歸，不過乎如此。是以離騷卷頭以朱子序紀之，卷末又以方孝孺題朱子文者終之。竊

寓意於此耳。如其朱序反覆丁寧嘆息至切之意，一句一字之間熟讀而細味焉，則古人所謂未嘗不廢卷而嘆者，自有不待他求而不能已者。今區々辨吻，固不容說，而其間的切深至畧可演語者，前日已為諸生言之。能得者默會自得焉，可也。是非淺心疎學所擬議想像也。故學雖勤矣，理雖詳矣，於此不能知其味，則終不免為俗學於夫聖賢之心茫然莫所覺知者，何可與論。向上乎遺言一編之指，始不知為其何事也。學者謹思之。

卷之二

三國正統辨 八張

夫正統八天下ヲ筋目ヲ以テ有ツテ全ク得タルヲ云然ルニ世ノ末ニハ次第ニ衰テ天子ノ子孫ハ乍有國ハ皆方々ニ棄取ラレ天子ノ下知ヲ用者無之去レ何程衰タリトイヘ凡其天子ノ子孫續ク間ハ是ヲ正統

トス故ニ周ノ世八百年トイヘ、天下推テラシ其命ヲ用ル、僅ニ四五代迄、其後ハ諸侯皆我モ千ニナリテ、周ノ君ハ僅ノ身軀ニテ、マウク、文王武王ノ宗廟ヲ守テ居ラル、迄ナレ、天下ノ系圖ヲツルハ、八百年過テ、秦ヨリ周ノ國ヲ取潰シテ、根モ葉モナキ様ニシテ、代々ノ重寶ノ鼎ヲ秦ヘ移シ取タル時ニ成詰テ、ソコテ周ノ天下ハ亡タトハ呼ゾ、其ヨリ秦ノ始皇ニ至ル迄、百年前後ハ、誰ヲ天下ノ主ト可定様ナレ、其故此時ヲ無統ノ世ト云、史記等ハ、戰國ノ末トモ六國トモ呼テアルガ、此時ノ事也、其ヨリ始皇天下ヲカクメタレバ、又秦ノ天下ト呼之、其ヨリ三代續キテ、秦亡、漢ノ高祖天下ヲ并セ、是ヨリ漢ノ天下ト成、若此時一人ニテモ、秦ノ子孫始皇ガ跡ヲフヘ、一城ニテモ持テ居レ、何程漢カ強クテモ、秦ノ天下ノ正統ハ未ダ亡ビヌゾ、既高祖天下ヲ并テ、二百年、王莽位ヲ竊ム、十八年ニシテ、又漢ノ子孫光武起リ、天下ヲ取復ス、是ヲ後漢トス、相續シ、百八十年、獻帝ノ

世ニ至テ、天下大ニ乱レ、四海分裂シ、各天下ヲ棄ハン、トスル者幾人モ起テ、相戰フ、獻帝ハ其時都ニ在リ、天下ノ下知ラスルコトカハス、天下ノ大將共ハ、獻帝ノ下知ヲ受レ、漢ノ天下ヲ奪フコトガイツ、迄モ成ヌト覺ヘテ、用井ヌ様ニトヒタシ、我儘ヲ働キ、レ、曹操ト云、女賊、是モ同シ、漢ノ大將軍ナレ、天下ヲ盜シ、ト巧ム、隨分知畧深キ者故、兎角互ニ欲テセリ、合タ分テハ、勝ツコトハナルニ、イト積リテ、ワサト、獻帝ヲ手前ヘ呼入テ、成程アガヘテ、私シ身方ヲ仕テ、天下ノ賊徒共ヲ片端ヨリ平ケテ、君ヲ天下ノ主ニ仕立テ、私ハ退キ、セウト云程、ニ、獻帝モ難義ノ最中ニテハ、アリ、ソレヲ真、實ニシ、聽テ、曹操ガ國ヘ行レタレ、曹操ガ初ハ、成程尊ブ様ニシ、天子ノ御意シヤ程、ニコチハ、朝覲ヲセヨ、朝覲セ、スハ、謀叛人ニスルゾト云テ、天子ノ下知ヲ假物ニシ、天下ノ大名トモヲ脅ス程、ニ、大名トモ、下地ハ、謀叛人ナレ、朝覲セ、子ハナラス、朝覲スレ、取テ倒ス程、ニ、兎角云中ニ、中國ノ分ハ、大形三分ガ、二程ハ、手ヘ入タ、

帝ハ我ニ取テシレル事カト思テ、折々下知ヲ云テ見ヨフトセラルレハ、操少モ不用ヤ、氏スレハ、帝ニ毒ヲ進メントレタリ、此方へ御遜リナサレタカヨカラフト人ニ言セタリメ、已ガ身ハ様々ノ重キ官位ヲ我儘ニメ、後ハ天子ノ傍ニ使ハル、者トテハ、初ヨリ付トヒタル近習左右ノ者ヨリ外ハ一人モナク、天下ノ事ハ寂早何モ角モ操任セニ成テ、操カ下知ト云子ハ一人モ用井又様ニシカケテ、献帝ハ只木守リノ木ノ實ヲ見ル様ニ成テ、操ガ為ニ殺サレルヲ待テ居ル計ニナラレタ、去氏操帝ヲ弑スルヲハ易ケレ氏君ヲ弑シタト云タラハ、今迄ノ詐ガ皆ハケテ、天下ヲ得マイカト思テ、見合メ居ル中ニ病ニ付テ死シ、其子曹丕ガ世ニ成テ、終ニ無理遜ラレニ遜ラレテ引タツタツ、サウレテ帝ヲ山陽公ト云テ微カナル躰ニシテオイテ、終ニ毒害シタツ、是ヨリ世ノ名ヲ改テ魏ト号ス、是三國ノツ也、扱呉ノ孫策トテ是モ漢ノ大将ニテ、方々ヲ斬リ取テ、江南ノ分ハ已ガ手下ニ附タツ、其中ニ策死メ、弟ノ孫權跡ヲ

踏メヘタリ、是モ漢ノ為ニ戰フ様ナレ氏、畢竟ハヌメリカハリトメ、已一分ノ國ヲ取ル分別、漢ヨリ見レハ賊也、是三國ノ一ニテ呉ト号ス、權ヨリメ天子ノ号ヲ竊テ帝ト稱スルゾ、扱蜀ノ本末ハ、本文ニアル如ク、漢ノ景帝ノ子孫ニテ、微ノ躰ニナリ、屢ヲ販クヲ業トメ居ル人ニ劉備ト云アリ、自漢ノ子孫ナルヲ以、此度漢ノ天下ヲ人ニ奪ハレ乍ラ、子孫タル者ノ大義ヲ立ズメ、朽果ヘキ様ナレト思立テ、夫ヨリ軍ヲ起シ、様々流浪ノ終ニ蜀ノ國ヲ手ニ入レ、魏呉ノ二ツヲ相手シ、漢ノ天下ノ敵賊トメ戰ハレタツ、別ノ曹操ハ漢賊ノ第一ナルハ、是ヲ目カケテ水火ノセリアヒヲセラレタリ、操死シ丕位ヲ奪ヒ、献帝ヲ弑シ、是ヨリ天下ノ正統絶ヘヌレハ、劉備ハ漢ノ手筋ニテ、自ラ正統ヲ任セ子ハ不叶場ニナリテ、遂ニ天子ノ位ニ即テヤハリ、献帝ノ引次ヲ受テ踐メタル合点ニテ、漢ノ号ヲ立テ名乗ラレタツ、是又三國ノ一ニテ、蜀ノ國ヲ立ルニハ、時蜀ト号ス、去氏其儘漢ノ續キ故、是ヲ前漢後漢蜀漢ト呼シテ、



三漢只一ツノ漢ソ、是則不易ノ正統ヲ、朱子綱目第一義也、後世ノ書三季漢ト呼テアルモ此蜀漢ノ事也、然ルニ司馬溫公通鑿ヲ編ルニ、三國ノ魏ヲ正統ト立ラレタリ、其旨ハ漢ノ正統ノ猷帝ヨリ、直ニ曹丕カ手ハ讓ヲ受レハ正統ハ魏ノ笈ナリト定メラル、蜀ハナセト問ヘハソハ漢ノ末ト云ヘ、世末ニナリテトクト代々ノ年紀モ記レテナケレバ、正統トハレガタシトノ云分也、其說詳ニ通鑿三國ノ部ニ出ツ且又綱目十四卷七十六張載タリ、是溫公ノ說大ニ誤レリ、朱子綱目ヲ脩ル其意様々アリトイヘ、別ノ此三國正統ノ一ギレ、天下後世甚大義ノ害ヲナス故ニ思ヒ立レタリ、詳ナル一綱目及ヒ文集語類ニコレアリトイヘ、臣今其大意ノ要ヲ擧ケ、且其旨ニ因テ竊ニ推說如左、

夫魏雖受猷帝之讓、然固非謙遜揖讓之美、而以劫奪逼迫攘之、其實則與以刃弑、以兵奪、無異矣、然溫公徒以其跡論之、遂

以為正統、至於蜀則以世次之遠、而漫不省錄、其他無明說、且至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則初如不信也、嗚呼、其可謂疎且偏矣、此明白的實、朱子於綱目詳說其旨、感興詩第六章亦詠嘆其微意、其他雖千言萬語、又皆不過此綱目發明推演、尤盡矣、今不復贅舉、或曰、若當時猷帝之讓、出於其本意、而不丕之受之、不有劫奪之邪志、則以正統與魏乎、曰、不然也、若如此、則雖猷帝亦賊而已矣、曰、猷帝者漢之君也、以漢與人、而出於其意、則何為不可耶、曰、是則所謂大義之所關、而不可不究窮者也、夫天下者漢之天下、高祖以來相傳之重器、非後世子孫所得敢自專也、故為猷帝者、若兵盡力竭、宗廟社稷不可得守焉、則自殺可也、戰死可也、此亡國之君、所以守正統、而報先帝、不易之常體也、不然而輕以祖宗之天下、與人、則無論於敵國賊徒、雖

親戚族類皆自背祖宗而已亡國家之罪豈得逃焉乎是以雖  
獻帝以天下與人則均名之曰賊已後之論三國者不明乎本  
義惟見魏取中原而蜀才捷一隅乃蔽於見聞之說謾以溫公  
為是嫌於其誣奪之醜則以其讓意本出於獻帝欲未滅曹丕  
之罪以予正統之名也殊不知當是時以天下之一分敢與人  
者不問何人皆賊徒謀叛耳是故綱目獻帝之崩不以天子崩  
之常例書而曰山陽公卒其貶意可見矣某編遺言亦竊本於  
此已更於第六卷詳之諸賢記之可也

八陣圖本末

黃帝ノ臣ニ風后ト云ル有是軍ヲ司ル其由来ノ相傳何人ヨリ始ルヲ不  
知ト云凡此風后ノ家軍法ヲ相傳家トシヘタリ黃帝モ是ヨリ御相傳  
アリト云其相傳ル所ノ軍法ハ握機八陣ノ圖及六十字ノ經文アリ是

則古今軍ヲ云ノ始也千變万化是ニ出ナレ其握機ト云ル握ハニギル  
ト訓ス吾手ニ入テ自由ニラリニワス意也機ハキザレト訓テ目見ヘス所  
テ是ヨリ勝ト負トノ機アリソコヲ見取テ神妙不測ニ引廻レ振廻レ軍ヲツカフ故  
ニソレヲ握機ト名ヅク其故大將ノ中軍ヲ握機ト云千万ノ人數ヲモ四海ノ  
廣ヲモ大將ノ一心ヨリ為不出ナレ去レハ平生ノ大將タル者トイヘ凡誰  
カ士卒ヲ引廻レ働スヲ欲セザラン去レ凡軍法ニ不精思作準當ヲ  
ガルヲアレハ毎ニ敗軍スルヲ耳ナリ然レハ握機ノ二字ハ大將ノ總名トイヘ  
凡此風后ノ圖ニ限リテ握機ノ二字ヲ以称スル良有故夫八陣ハ天地風雲  
龍虎鳥蛇ヲ云皆軍ノ名也天地ト名付ルハ骨子トナル根本ノ陣ヲ立ル  
軍ノ名此ニツラ立サレハ小勢大勢ニ限ラス軍立レトロニテ堅固ナリ難レソ  
レ故是ヲ天地ニ象ツテ名ヲ付タリ風雲ハ本陣ヲ根ニテ變化自在ニ働ク陣也  
龍虎ハ專ラ突戰ヲ主トシ龍虎ノ如ク取レハシ突崩レスル陣也鳥蛇ハ聚

散連合、急ヲタスケ偏ヲ救フ用也其曲折様々アリ、極テ言ベカラス、去六  
 天地廣シトイヘ凡八方示過、一入小ナリトイヘ凡八方不欠、東西南北四方ノ隅ハ  
 天地ノ八方也、前後左右其隅々ハ一身ノ八方也、是ヲ以コレヲ推セハ、事一  
 物、草木水石、皆ハニアラザルナシ、此ハヲ總ベテ變化自在ニ働ス者ハ何  
 ツヤ、是則所謂握機也、然則八陣ニ實ハ則九ツ、九陣ニ實ハ則八ツ、九八  
 之間、至妙至妙ナル者也、學者自會之可也、是則八陣ハ天地自然ノ軍跡  
 ニ、人カノ能増損スル処ニ非ス、故風后ノ圖、必以八為極、其圖今武備志見  
 ヘタリ、六十字ノ經ニ張良韓信ガ註アリ、今傳ヘリ、經文註解、簡古精密、  
 蓋後世ノ能非所及、恐クハ真書ナラシ、不然決ノ三代以下ノ文字ニ非ス  
 實軍家ノ樞要也、諸葛孔明詳其本旨ヲ得タリ、因テ屯軍ノ間於  
 江流之中、聚石作圖、風后ノ遺意ヲ推演メ、以天下後世ニ示セリ、今ニ  
 至ル迄、魚腹江ノ湍流中ニ歷々トシテアリト云リ、洪水アレハ石盡ク浪ニ

カレテ類レ去テ見ガレト、兎角スル中ニ又如故聚リテ、八陣ノ象少モ不動、  
 是ヲ餘リ孔明ヲ譽フトテ、孔明ノ神靈ガ此様ニスルト云ヒ傳レト、サニハ之  
 只孔明ノ智ノ厚キニ依テ、イツ迄モ潰レヌ處ヲ能見立テ為置レタリ、其段  
 唐宋以來元明ニ至ル迄、幾人モ録セル書ニ見ヘタリ、蓋無所疑者也、夫孔  
 明ハ陣、孔明始メテ八陣ト名付タルト云ハ、根ヲ知ヌ説也、固ヨリ風后ノ本  
 ツケルモノヲ、其ハノ象尤著シ、故ニ特ニ八陣ヲ以コレヲ名付テ、其風后ノ  
 旨ヲ得タルトモ、亦此名ニ付テ可見、八陣ノ圖是モ亦武備志ニ詳也、  
 畢竟八ツ、ハナラヘテ、ハ、六十四陣トス、其六十四陣ヲ離合變化シ、又六  
 十四陣トス、是ヨリ推シコレヲ引伸レハ、則無究ノ軍法其盡ル所ヲ不見、  
 孔明以來此圖ニ依テ其意ヲ得ル者蓋少シ、朱子ノ門人蔡季通其本  
 旨ヲ得タリ、朱子モ亦季通ニ聞テコレヲ得ト云、今其法儀禮經傳通  
 解ニミヘテ、青黃赤白黒ノ五色ヲ以テ旗色ヲ別ツ、其色ニ付テ推セハ

其肯得可推ト山崎先生コレヲ言リ先生蓋反覆考訂メ其旨ヲ得  
タリ常ニ未タ其書ヲナスコト能ハサルヲ以テ恨トス其等未コトニ不暇ノ  
先生没ス可惜哉然ニ畧心ヲ用コト年アリ若幸ニ心ヲ專ニ精ヲ用ル  
コトヲ得ハ則討究推辨ノ以其恨ヲ償フテ以世ノ軍學ヲ講磨スル者ト  
コレヲ共ニセント欲ス未知能成乎否其詳說博備ナル者ハ已ニ武備志ノ  
中ニ具也其取舍要飯ノ如キハ則其竊ニ愚意ノ存スル所アリ其說  
甚長シ且朱蔡ノ旨ニ於テ未タ其必然ヲ決スルコトアラハレ未敢告人  
姑待後日畧一篇ノ文字ト以是ヲ述シ其大意分數圖ニ依テ可見  
者時々是ヲ論可也大抵軍法緊要不過奇正二字而八陣之  
圖正奇正等一之全法也以六十四陣方布縱橫整々無一分  
之偏斜者正也其可以為圓可以為長可以為短可以為斜可  
以為頭可以為尾左可以變右右可以變左前忽作後後更為

前變化轉倒不可捉摸者奇也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躰隨  
所而現就方而定者則无徃不尔此又奇中之正也其八陣天  
地風雲龍虎鳥蛇互變復換不可指目者此又正中之奇也大  
而百萬小而十人无能逃焉其大意桓溫所謂常山之蛇者正  
有見乎是可謂能得其旨學者以此推之於陣法思過半焉

鄧艾已至成都云云

七張

夫北地王ノ義ニ死スルコト固ヨリ壯且正レト云ベレ然ルニ劉禪已敵ニ降レ  
ハ其死生未可知然ラハ棄親不顧是テ孝道ヲ虧ニアラスヤ曰不然事  
此ニ至リ奈何トスベカラス劉禪ノ所為已ニ先祖ニ背キ大義ニ悖リ諫テ  
モ不聽敵ニ降ラルレハ劉禪ニハ随フベカラス社稷ニ死ノ先帝ニ報スレ猶  
國ヲ辱シメス四百年ノ漢ノ天下此ノ一死ニ由テ大ニ光ヲ増ス然レハ其大義  
ヲ立ル所ノ重キ關係スル所如何ノヤ其劉禪ニ孝アル所モ亦豈是ニ加ルコト

アラシヤ尋常事親ノ道、左右就養無方モ、至是不悖之何ントナレハ事ニ  
ナカラ全キヲナレ、彼モ孝也、此モ孝也、彼輕ノ此重ケレハ、不得已、彼ヲ捨テ  
此ヲ取ル、古昔聖人行之者アリ、周泰伯是也、惟泰伯ハ事イニタ急迫ナラス、  
是ヲ以跡ヲ滅ノ去テ以テ無得稱ノ徳ヲ全スルヲ得タリ、北地王ノ如キハ  
事無間容髮、已諫不聽、此ヲ以自正ニ處レリ、義理ノ當然究竟スル者、實  
ニ萬世ノ則ト可謂、某此篇ヲ輯ル、特ニ此ヲ取テコ、ニ入ルハ、是又大義ノ所關  
也、其細註トスルハ、本文諸葛亮ノ事ト混雜セガラニテ欲ス、後事大躰  
ニ涉テ細註トスル者アリ、皆倣此、

卷之三

晉處士陶潛

大凡身天下國家ノ輕重ニ關ルヲアツテ、有故有見而不仕者、謂之處  
士、處士ノ号其重キヲ如此、自漢而下、處士ヲ以テ世ニ稱セラル者、間有

之、如陶潛特ニ其傑然タル者也、晉ヲ以テ之ニ冠ラシムルハ、何ソヤ、夫司  
馬晉武帝ヨリ天下ヲ并セ、相傳ルヲニ三代、天下大ニ壞レ、晉ノ宗族皆  
江ヲ渡テ南ス、是ヨリ元帝ヲ以始トシ、東晉ト号ス、是ヨリ以前ヲ西晉  
ト云、東晉ハ江南ニ僻居ストイヘ、西晉ノ末ナルヲ以是ヲ正統トス、其  
後安帝ニ至テ、晉ノ政復衰ヘ、劉裕權ヲトリ國ヲ專ニス、天下是ニ倚テ  
安危ヲス、然ルニ裕赤心國ノ為ニシカヲ盡シ、忠ヲ竭サズ、主君ノ昏弱  
ヲ幸トシ、國ヲ篡号ヲ僭スルノ志アリ、陶潛自陶侃ガ子孫ニ、數世  
國家ノ臣タルヲ以テ、コレヲ惡シ、其篡奪ノ機已ニ形ル、ヲ見テ、終ニ不  
復仕、裕已ニ位ヲ奪フニ及テ、コレヲ召セ、臣不至、其年号ヲ不用、其義  
ヲ全シ、以終ル、是則表裡始終、晉ノ臣タル也、故是ヲ晉ニ係テ、其志ヲ表ス、  
潛甲子ヲ以テ年ヲ記ス、固ヨリ韓子蒼ガ說ノ如シ、是ヨリ以來、忠臣義士  
守正特立ノ、伯夷ノ風ヲ學フ者、皆是ニ法トル、文天祥謝枋得ノ如キ、尤其

著レキ者也、蓋正朔年号ハ天下一統ノ要躰、苟モ是ヲ用テ事ヲ紀セバ、則身雖不仕、義ハ已ニ屈ス、雖不汚名ハ已ニ殉フ、何ヲ以其志ノ所守ヲ立ンヤ、是又大義ノ顯然タル者、後學首トシテ究識スベキモノ也、然ルニ唯詩家者流ノ美談故事トナリテ、義理ノ學ニ志アル者モ、或ハコレヲ省ミズ、學ノ講ゼスニハアルベカラズ、疎妄ノ病タル察セズニハアルベカラズ、大抵文字ヲ講スル者ハ大義ヲ不知、大義ヲ云者ハ文字ヲ不顧、是ヲ以互ニ病ヲ相為シ、遂ニ義理ノ全ヲ知ル能ハサル者坐之耳、學者審之、

歸去來辭 二張

此篇ハ名文ト云フハ世間ニ有舊テ皆知タルナレド、只風流ナノ佳句ガアルノト云計ニテ、陶淵明大義ノ大根源カラ流レ出タル文章ノ骨ヲ不知、只文章家詩賦家者流ノ尊フ所トナリタルコソ淺淺シケレ、况近世俗尚フ所ノ古文眞寶ナドノ中ニテ、始テ此文ヲ讀得タル迄ナレバ、始ヨリ向上ヲ

可論ナレ、題下ニ折腰五斗ノ米ヲ得ルヲ耻テ、遂ニ此篇ヲ著シ、其志ヲ見ハストアリ、其出處ノ重キ關ルヲ可知、故ヲ以別ノ此篇ヲ後ニ附テ、此篇ノ會釈ニ様ヲ見スルゾ、此篇ノ大旨淵明ノ氣象ノ洒落高逸ナル所ヲ知ラ要トス、末句ノ樂夫天命復奚疑ト云ヘル者、淵明胸襟見處ノツニル所實ニ於是可見、若此一句ニ非ンバ、只劉伯倫王績ガ酒德頌醉鄉記ナド、同レ類ニ落テ、徒ニ世ヲ憤リ俗ヲ嫉ムノ詞ト見ユヘシ、淵明ノ宋ニ不仕大義ノ出處モ此胸中ヨリ根ガレ出ルナレハコソ、義ニ安シ悔ルヲ無シ、其節義ヲ全クセラレタレ、然ルヲ是ヲ以但貧賤富貴ノ中ニ心ヲ不動、能操ヲ立ラレタリト計思フハ淺キコソ、三徑ノ菊モ夫心カラコソ愛メ玩ハレタレ、去バ今トテモ秋風黃落ノ時、凜然トシテ清潔香馥ノ姿ヲ霜叢ノ中ニ特立シ、春花ノ爛熳タルヲ爭ハヌ、又氣象ヒレト淵明千歲ノ魂ヲ直ニ見ル如クナルモ、此大義カラメ如此ハアル也、是以此辭ヲ讀者、宜シク題下ノ事歴ト弁考ヘ通貫シ、義理一致ノ準ヲ見取リ、第一ノ所

要也。愚已ニ屈原ガ漁父辞ニ於テ、附録ノ通例ヲ説クトイヘ氏。然レ氏於是再ヒ于寧スル者ハ尤見ル者之ヲ忽セシモノヲ恐テ也。夫大義ノ為ニ身ヲ處シ、行ヲ制スル者アレハ、其志誠ニ貴ベレトイヘ氏。事或ハ急迫矯激憤懣出テ、其實心ノ安スル所、不可保者アルハ、大義ノ不可逃ヲハ畧知之トイヘ氏。其心ノ所養、終ニ夫ノ私意人欲ノ雜リ其間ニアレハ、強テ安ント欲スレトイヘ氏。其也。故其人平日所見所養、其是非得失是ニ於テ見ルニ足レリ。且又朱子ノ説ヲ以引次ニ載置クハ、其古今第一ノ忠義不敵者ノ張良ヲ以テ並ヘ云ヲ以テ也。夫漢晉ノ間可称者多シ、然ルラ朱子此兩人ヲ引スグツテ、天下後世ノ鑑トセルハ、其大義不言符合シ、根本大躰ニ關ル故ヲ以テ也。某遺言ニ於テ淵明ヲ取テ屈原諸葛亮諸人ト並ヘ載スルハ、固ヨリ世俗ノ鄙見ヲ一洗、淵明大義ノ本末ヲ顯サシガ為ニ、特ニ張良ト並論スル者ヲ擧テ、其人物ノ高キ如此ヲ示ス。牽鈎引上テ八人ノ列ニ付ルニ非ズ、尤是等ノ處、着眼者ルベシ。

此文ノ中、古之君子云云、天性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有ノ一説、最緊要ノ處、學者第一義トノ之ヲ味フヘキヲ要トス。

韓愈伯夷頌 五張

此篇ノ文義段々ハ已ニ講説ニ迷ル通りニテ、畢竟ツル所ノ極意ハ、特立獨行ノ四字ニアリ、其四字ノ正味ハ、信道篤而自知、明ナリ一句、是レ韓愈伯夷ノ實心ヲ見取りテ云者也。夫レ世上ニ世俗ヲ相爭ニシテ一流立テ、此ヲ特立獨行ト云モアリ、又氣質偏屈孤立シテ、世間ニ謂ヘルソダ者ト呼ハル、様ナル者モアリ、又一分ニユガミナリノ義理ヲ片皮ニ自ラ信メ、人ノ言ハセトモスレ合モカマハサル者モアリ、又頭ヨリ特立獨行ト立テ、假初ニモ一分テ物ヲスルヲヨレト思フ者モアリ、此類皆一通リ常人ニハ勝レテ見ユレトモ、畢竟特ノナイ特立獨行ゾナセナレバ、義理ヲ根ニセスニ、但氣質氣慨意氣ヲ持テ居ル迄ナレバ、トコソテ我流テユカサル場ハ、必スサニガアイテ僵レルゾ。

伯夷叔齊ハ一點モ我ツクテハユカヌゾ唯至極々々垢ガヌケシラゲクテ義理  
黒的<sup>ホレ</sup>ヲ目ニ掛テ我飲食飢渴ノ如クニ水火ノ寒ク熱キガ如クニ徹底見ヌケテ  
居ルニ依テツレナリガ自ラトチヘドフコケテモ動ヌゾ去程ニ伯夷ノ自ニ一人  
モ合点スル者ガアルヤラナキヤラ千百年三人ノ我ヤラ天地ヲ窮メ萬世互  
ツテ知り手が有ヤラ無ヤラ其段ハ始カラ度邊ニ載スルコトデハナイゾ不顧人  
之是非トアルモ合点レゾコナハ伯夷心ニ人ガ我ヲ是非スルキツヒカマイハ致  
ヌト思ヒツメテカクセラルト心得レハソレハワルイゾソレナレハ早ヤ人ヲ相手  
ニスル氣概計ニナリテ義理ニ根ザス所ガ寂早ワレテユクゾ是程ニ韓退之カ  
古今ナキ文章ノ手際テ書ツメラレタルモ畢竟今日ヨリ伯夷ヲ見立テ云  
タモノゾ伯夷ノ心ハ我ハ道ヲ信メ居ヤラ自志明ナヤラソコノ算用ヲ覺テ  
スルデハナイゾ唯我見貫タ武王ノ殷ヲ伐ガ非義ジヤト思ヒツメタナリガ  
鉄石ノ如クニアリテ自ラ碎ケヌゾソレガ真ノ特立獨行ノ正銘ゾ去ハ不顧

ト云モ是カラ合点スベシ豪傑之士ト云モ是ゾ聖人ノ武王テモ意地ニカ  
ツテスレアフテ非トスルデハナイゾ武王デアラフトを食テアラフト獨デアラフトハ百  
ノ諸侯デアラフト天下四海デアラフト我見得テ居リ守得テ居ル臣ト君ヲ伐ハ火ヲツ  
カム如ク明ナル君臣ノ義ガ微塵モイジラセフトモイジラヌソレガ伯夷ゾ扱伯  
夷程見取ガ明ニテモ鬼ノ毛程モ人欲私意ガアバイジルゾ人欲私意ガナク  
テモ見ヌキガ伯夷程ヌケ子バソレモイジルソレマニ由テコノ一家一國千百  
年窮天地互萬世ナド疊掛ケテ云ルハ伯夷ノ例ノ鉄石ヲ言ヒ明サフトテ  
加様ニハ云ハレテコソアレ其實ハ一家非トモ惑クツルモ一國非トモ惑クツルモ  
天下萬世非トモカラ惑クツルモ根ノスハラ又所ハ初カラ同ゾ去程ニ根  
カラスエフトノモスハリカタレ無理ニ強メテセフトノモ久クスレハドゴゾ衰ヘル  
古今第一難キト云ハ是也去程ニ韓退之モ能ク此篇ハコキニガイテ言  
ヒ扱レタ其身が大丈夫ノ豪傑ニ非ハ何トノ口計テ文章ガ是程ニ出来



フゾ其段畧跋文ニ書記スサテ此聖人テモ顧又ト云テ第一ノ特立獨行ト  
云ハ能見エタ皆跡カラレラベテ見レバ都合ガ合テアルサレバコソ天下ヲ覆ス程  
ノ惡逆ト魏ノ曹操ヤ晋ノ司馬懿ナドテモ伯夷叔齊ト云名ヲアレラガ坐敷  
テ云ハ砒霜石ヤ斑猫ナドヲ嘗フル程イヤガルゾ其イヤガル伯夷ハ何者  
ゾト云ハ周ノ代ノ餓死レタル乞食ノ様ナ男迄ゾ其二人ガ是程ニヒ、ケ  
其大義モ亦天地ヲ窮メ萬世ニ互テ天地日月ノ如ク誠ニ人倫義理ノ天  
地ヲ維持スルコトニキレモナイコトハナイカ遺言ニ載スル所ノ八人モ品コソ殊  
ハレ事コソ異ナレ此準三分モハツレタ人間ハナレ學者能ク審見ルベシ  
夫殷周之際後世譚言之周遮回護遂使并夷齊叩馬之大義  
不暴于天下萬世也甚者以首陽之餓為無其事而夫子民至  
于今稱之之言不可復沒則遂目以他由而謂使夷齊相武王  
則牧野之功不在于太公下也其ハ誤矣韓愈之此頌我揮究

竭義明辭膽可謂無憾哉抑熟味孔子求仁得仁之旨則信道  
篤而自知名也尚雖未足以語夷齊之心而不有求而為者其  
意ハ精矣至于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則亦足以警夫視前  
算後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為喜愠趨舍者愈少負不羈之木  
動為世所忌流落不遇不得少行其志是以傷時思古感慨無  
聊之意屢見于詞章間當憲宗迎佛骨入宮中王公士庶翕然  
奔走愈獨抗疏極諫大蒙譴怒遂貶潮州及既至藍關其姪湘  
追及之愈歎乃作詩以示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  
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蓋自道其  
志語意切到絕無憤懣不平之態而忠慮深厚之意ハ別見言  
外吁其亦信道篤而自知名無求而為者與此所以深敬服不

厭煩瀆而樂言之也。若夫盆花妄誕之說，則前輩辨之已明矣。此不復言。

朱子漳州高登祠記 六張

此段ヲ載スルハ伯夷ノイナレバ申スニ及ハ子氏孔子ハ無咎ニ子ハ跡アツテ人ノ感發速ナル所ヲ別ノ取テ載タズ、總ノ頭カラ孔子ノ様ニセフトスル者ハ愚ニアラザレハ則似セ者ソドフモ感發慷慨スルカラデ無レハ學ノ進カモ力ノ立テモナイゾ、去バ百世之師也トイヘルガ旨ノアル面白イゾ、孔子ハ頭カラ百世ノ師ナド、云フハ云ニ及ハヌゾ、ノ文義テ能見ヨ、百世ノ師ト云證據ニハ長イモナイ、頑夫廉、懦夫立志、云云ノ驗ヲ見ヨ、如何ナ浦端テモ一文字引又匹夫匹婦テモ、武藏房辨慶判官義經、楠ノ音物語ヲスルロツキテ、伯夷叔齊ノ本末ヲ能合点スル様ニ言聞セテ見ヨ、如何ナル弱者テモ身劣ナ者デモ、汗ヲカイテ感慨セヌ者ハナイゾ、スレバ、今迄ノ兔ヤ角ヤ

ト泥ニ酔タル魚ノ様ニラリカハリトシテ、暮シタルガ夢ノ覺タル如クニ消トナリテ、其座ヲ去ズニハツキリト正念ガ出來テ、何ガサテ人ハ一代名ハ未代ジヤ、義理ニ心ノナイ者ハ人テモ概テモナイヨト奮ヒ立志ガ覺ヘズ知ラズ、臍本ヨリ沸出ル様ニアルゾ、是ナレハ其驗ノ速ナルト、論語孟子ヲ讀デタレフノ後味ヲ知ト、按羣ノチガイアリ、是百世之師也ト、伯夷柳下惠ニ限りテ、孟子ノ稱セラル、旨ナリ、故ノ字ヲ能見ヨ、真此旨ゾ、總ノ百世ノ師ナド、名号テアル時ハ必其人ノ一事ニ就テ立タル詞ト見取ルガヨシ、去程ニ程子ノ子路ヲ百世ノ師ト呼ビタルモ、聞過則喜一事ヲ攀テイゾ、是モ顔淵曾子ハ百世ノ師デナイト云デハナケレ、其様ニ物ヲ言ハントロニテ、親切ノ味ガ披ルゾ、此等ノ處ヲ能可見、孔子ヲ學ブトテ論語孟子ヲ讀者カラガ、此感慨興起ノ根ガアリテコソ、精シキ道理モ心ニ入り、力量モ進ムベケレ、去バド迄モ此根ノナイ者ハ、何ヲ言テモ糠ニ釘ヲ打如クニテコタ

ヘガナイ、其故三人ノ志ヲ平生ニタメレテ見ヨ、一字ノ義理ヲ聞、一言ノ面白  
 ヲ聞得テモ、扱モくト涙ノコホレル程ニ思ヒ、事ノ過ヲ為一分ノ及バサル  
 一ヲ見テモ、汗流レテ背ニ浹程ニテナケレハ、身モ進マズ、非モ改ムルコトナ  
 イ、去程ニ古ノ聖賢君子、學ニ進ミカヲ勵ム古事ヲ考テ見ヨ、憤ヲ發シ食  
 ヲ忘レ、死メ後已ムナト、アリ、程子朱子ノ門人、數千人アリテ、其中ヲ指  
 屈ラセラレテ伊洛淵源録ニ載テアル衆ハ、皆此感慨興起スル志ノナイ  
 ハ一人モナイ、是ガ人ノモノニナルトナラガルト、學ノ進ト進ガルト、二ツツノキ  
 レメノ場ト云ハ、真コノコトナリ、世上ノ成ラス者ヲ見ヨ、又ツヘリカハリト口  
 ヲキイテ、ドフナリトモ人前ノ言訣ヲスレテ通ル様デ、其身ノ畢竟スル  
 處ノ實處ハ何モ得ルコトモナク、ソレナリデ朽果迄ニテ、イツコトモ吾ガ過  
 ト云フハ氣モ付ズ、口デモモ得云ハズ、氣ノ付時分ニハ、寂早年寄果テ  
 嗟老タリ是誰ガ愆ゾヤト、我ト吾デニ悔ヨリ外ノコトハナレ、可憐哉、可惜

我、某此說ヲ遺言ニ載スル所ハ、忠義ノ志モコ、ニ根サス所ヲ主トシ、且又  
 學者平日ノ志ス所ヲ磨ヘキ為也、因テ講義ノ餘論遂ニ此ニ及ブ、學者  
 其思諸、其味諸、

卷之四

移蔡帖

此帖顏魯公集ニ見エタリ、大抵帖ハ小字本ノ様ニ折テ書タルモノヲ云、其  
 故ニ手紙手形ナトヲモ帖ト云、古人ノ能書何事ニテモ書付テ置タルヲ碑  
 帖ト云、是ハ石ズリ也、顏真卿モ能書故、是ヲ後世ヨリ帖ト呼デ相傳フ、  
 是ハ定テ柱カ壁ニ書付ラレタリト見エタリ、尤文字ハ終ナルコトナレ、顏真  
 卿ノ忠義ノ肺肝ヲ鮮カニ可見、此帖程大切ナルコトナレ、其故顏真卿集ハ  
 餘ノ事ニ遺言トテ載スベキコトハナキ、是一條カ不圖今ニ殘テアル、不思議ノ  
 ニテ尤重寶スベキコト、扱唐太子太師ト擧タル、唐ノ字ハ例ノ旨也、太師ハ

真卿ノ最晩年ノ官也、希烈ガ方へ使ニユキテ、アナタニ留ラレテ、希烈ガ様ニ  
ト賺シタリ、怖シタリ、己ガ手下ニシ己ガ偽官ヲ名乗ラセフトシタリ、段々  
アル通ニ終ニ唐朝テ受タル官ヲ汚サズ、果ラレタル程ニ、別ノ是ヲ名乗ル、  
且又物惣メ官ヲ称スル、最後ノ官ヲ擧ルガ例ヅ、乍去人ニヨリテ皆擧ルモ  
アリ、ソレハ其所々テワケガアル考知ベシ、

祿山數之曰云云 二張

祿山ガ果卿ヲ數ル云分ハ、畢竟吾ガ取持テ進擧タル故ニヨリ、其恩ヲ思  
ヒ知ラ、此度ノ吾謀叛ニ何トテ味方ヲ取持ヌ、ト云合点ニテ、何負於  
汝而反スト云、ソ、果卿ノ云分ハ、勿論吾ガ官ニナリタルハ、其方ガ進タル實  
ナリ、其官ハ本唐朝ノ天子ノ官祿ニテ、其進メ手ノ祿山モ唐朝ノ臣下ニテ、同  
レク天子ノ官祿ヲ下サレテ居ル者、ソレハ人ヲ進メテ官祿ヲ下サル、モモラ  
ズ、皆相與ニ忠義ヲ勵ミテ、天子ノ御用ニ可相立為ナリ、始ヨリソナタガ

進メテクレル程ニ、天子ノ御意テモ不用、其方ノ用ニ立テヤラフト云約束ヲモ  
合点テモナシ、固ヨリ吾方ヨリ進メテ賜ハリ候ヘト頼ミタルニテ、モナシトヒ頼  
ミタルニモセヨ、頗ト大根カツコヲテアルカラ、是非ノ論ニ及フト、テナイ、トヒ如何  
様ニ申レ合ス中ナリ、其申合ハ、畢竟君ニ事ル道ノ外ノナレハ皆私、ソ  
スレハ申合トテモ平生君ニ叛カザル道ノ申合ニハ、ツルレハ申合クルニ、ニチガフタ  
ト云者、テハナイカ、スレハ君ニ叛クト云名ガ、一ツ立テカラ、何ノカノト云、ハイラス  
其ガスクニ主ノ敵ゾト也、是ガ果卿ホドノ大義ヲ辨ヘタル人ニテ、ナクハ、定メテ  
ダ、イ、其方ガ肝煎テハナカツタ、其方ガ取持迄、テハ、オレガ奉公ノ首尾ハ、調  
ハ又答、シヤナト、ニヤクヤト云テ、アラフス、果卿ハスキト、其言分ハセズ、イカニモ  
其方ガオレヲ取持タルモ定、下サレタ官祿ハ天子ヨリ被下タモ定、サウ云祿  
山モ被下テタル官祿ハ天子ヨリ被下タルモ定、始ヨリ謀叛ヲ起サントテ、  
官祿ヲ受タルニテ、ナキモ定ト、片端ツメニツメテ見レ、成程謀叛ハ主ノ

敵ト打ツブスカ其奉公ニ出タル初一念ノ準ノクツレヌ者ゾ此大義ヲ不  
知ノ私恩ヲ以公ノ義理ヲ失フ者往々皆是也嗚呼可哀哉ソレレヤニ由  
テ假初ニモ身ヲ立君ニ事ル者ハ大義ノ筋ニ違フ様ニ平生ノ奉公アリ人  
ノ交モセザル也其合点ナレハ常々ハ私ノ交ラノ大義ノ場ニ成テ俄都合  
ノ揃ハヌコトヲ言出セハ始終トモニ根本ヨリ出タル忠義ノ志トハ見エヌソ  
去ハ平生ノ守ル所カ一大事也俄ニ忠義ヲ捨ラフト云フハ成ヌ者ソ  
十三八九八ノ志ノ大節ニ臨テ違フ違ハヌハ平生ノ氣節操守ノ所ニテ決  
スル者也去ハ社遺言ニ載タル衆中ヲ見ヨ平生カラガ別ノ者ソ吁可  
謹哉可察哉

扱頼杲卿ノ賊ヲ罵テ死スルコト或人謂ヘリ義理ニ安メ死スル者ハ從容トシ死  
スル耳如此憤怒激勵ノ死スル甚義ニ於テ不安似タリト云是亦儒生ノ  
常談也杲卿此ニ至テ義ニ激シ死生福福顧ル所ニ非ス均シク死ス只

黙々トシテ死ニヨリハ此ニ至テ胸中ノ蓄ル所ヲ吐出レ賊ヲ罵死ニ死テ舌ヲ  
モク迄微塵モタレロカガリテコソ義ノ字ノ氣象ハ見エタレ是等ノ所尤可着  
眼此則安命者ニ頼杲卿ノ胸骨ノ剛キモアレ迄為ツメテコソタメレハ見エ  
タレ然レハ安義ノ安ノ字ハコトデ見著イテ何トセフゾ安ノ字只ノントリト  
シタコト覺レハ大キニ違フゾ君子ハ悪言不出於口ト云ハ平生ノ一是等ノ  
場ノ思入ニ持合ノ云コトハナイク唯義ノ字ノ氣象ト云辞ヲ能可味ハカ  
義ノ字ヲ知ラヌ故コト何ノ角ノト云テ端的ヲ知ヌゾ又書ス

肅宗即位 三張

此時玄宗蜀ノ國ヘ逃ケラル道ニテ太子ノ供奉セラレタルニ云ルハ我ハ蜀ヘ  
ノク間其方ハ跡ニ残リテ天子ノ位ニ即キ敵ヲ防ゲト云置テ行レタリ其  
後群臣何レモ進メテ終ニ位ニ即レタソ初玄宗ノ前テハ殊外辞退セシ  
タレ此ニテハ遂ニ位ニ即ク此事ドウテモ肅宗ノ誤ゾ平生サヘナル別シ

乱世ノ最中ニ親ハ流浪シ走行ク其跡ヲ推テ位ニ即ハトフデモ奪ニナル  
ゾ尤玄宗ノ云付トハ云ナガラ肅宗何分ニモ辞退申サレタラバ何レニ玄宗  
ノ無理ヤリニ云レ又答ツ下地ハスキナリ御意ハ重シト云類ニテ幸ニセラレ  
タルト疑カカルソレデ此論アルゾソレテラバ天下ノ大將トノ下知ハ誰ガセフ  
ゾト云ハ去バトヨ固天下ハ玄宗ノ天下也肅宗ハ太子ナレハ玄宗ノ名代トノ  
下知ラスルニ誰カ異義ノ云手カアラフゾコト肅宗ガ人欲ニ溺テ父子ノ義理  
ヲ破ラレタ残多イトソ況天下カ思付ズモ吳ノ泰伯伯夷叔齊ナラバトフテモ  
親ヲ推除テ我位ニ即ニハ忍ヒ又答ツソレテ案ノ如ク後ノ禍ヲ見ヨ遂ニ親子  
ノ中ニ讒有テ西方ヘ多クニテララル根本不正故ニヨル也是通鑒綱目ノ旨也

顔真卿

顔真卿ノ本末如此或曰真卿忠義有餘可惜トハ死スルト今少遲レ汝ヨ  
リ祭ニ移ル時ガ最早死スルト云トハ知レテアル程ニ彼方此方ト移サレハ

ズモ此時ニ如何様ニ死様ノ可有ト也ト云此論勿論也乍去加様ノトハ  
今カラモドカレフ思フ様ニ其時ノ事躰アラサル者也真卿死ヲ惜シテ其  
程ノトヲ又カル人ニテモ無し何トゾ様子コフ有ツラメ只何ト云トナク大節  
義歎ニ不屈命ヲ不辱始終表裏一毫ノ可疑ト無ニ至リテ今ニ至リ迄  
青天白日ヲ見如クアノ通りナレ其時カウセラレタレハ好イモノサウスレバ  
ヨカツタニトコセクサト吟味ヲカケルハ皆人ヲ論ズルノスベテ知ラヌ者ノ云ト  
ゾ何デモアレ根本ノ大忠義土臺サヘ立テ細工ハ流レシテアゲラ見ヨビヤヨツテ  
仕形ハ替ルトモ躰ハ違フモ大根ニ疑サヘナクハ細ナル處ニモ吹テ疵ヲ求ル様  
成ト云ハヌガ好シ左云テ真卿ノ為様ガ一々云ハフ様モナイ能ク準ニ當リタ  
ルト云ニテモナクソレジャ程ニ後世ノ者モ大根サヘヨケレハ少クノトハ為ソコナイ  
ヲノモ不苦ト云トデハナイ聖人ノ躰ヲモテキテ定規ニスレハ疵ノ付ヌ者無レ  
ソレテ古人ノ已ニ為テ取タ跡ヲ何角ト云テ疵ヲ付ルハ非也古人ガサフビヤ

程、手前モ不苦ト云モ、非也、唯古人ノ大根ノ所ヲ手本トシ、其身ヲ處事  
 ヲフニヘル義ノフレクニ當然ニ中ル様ニスルハ、随分ニガキクテ極メ置ベレ、其合  
 点テ古人ノ事蹟ヲキビレク細カニ論スルガヨシ、格物窮理ト云ガ其為也  
 遺言ヲ編モ、大根ハヨクテ大義ニ迷フ人ノレヅコナフガ残多ニヨツテ、一食義  
 ノツミル處ハ皆如此レラベテ置ゾ、唯哀レキコトハ大根ガ無テ、コセクサトシタル吟  
 味ヲスル書物屋ノイカイコト書物ヲ持テ、字モ讀メヌ様ナモノテ役ニ立ズ、是  
 ガ大義ノ大義タル所ニテ、却テ人ヲ論スルノ細ナルト云モ、テ見ユルデハナイカ、  
 右顔真卿一人ノ為ニ非ズ、遺言一編ノツメ開キニイルコト、因テ別ニ講ス  
 ルコト如此、

張巡 上存亡莫知不 八張 如降也云云

此一段先、下大將ノ無道云ハフ様モナシ、乍去此處大義ノ係ル所、若審ニセズ  
 ンハ忠義ノ士タリトイヘ、此時ニヨリテ迷フコト多カルベシ、何ナレハ人ノ戦ヲスル

モ皆我主ノ御為ト思ヒ、カヲ盡コナレハ、君ノ存亡知レズト云時、カヲ  
 落メ今ハ誰ガ為ニ戦フベキト思ヒ、自ラ可為様モナレト思ヒ、イカニモレ  
 テ便リヲキカメホシク思ヒ、己ニ君亡タリト聞ケハ、今ハ拒キテモ詮ナシ、左  
 言テ大死ヲセフ様モ無トテ、敵ヨリ首尾ヨキ様ニ云ヲコセバ、其ヲ幸ニシ  
 敵へ降り、主ノ亡ル迄ハ少シモイヅラス守リツメテ、主亡テ後如此スルカラハ  
 何ノコトモナク一分ノ言晴ハ立テ愧カレキコトモナク候ヨト合点スル者、古今  
 舉テ不可數、是大義ヲ不知故也、長イコトモナイ、我ハ君ノ為ニ敵賊ヲ伐、合  
 点テ軍ヲ興シタルカラハ、君ノ御無事ニ御座アルハ固ヨリ目出度事、ヨ  
 シ君ニ何事ガ有テ亡サセラレタリ、我目サス處ノ敵ガアルカラハ、是非  
 凡ソイツヲ根カラ葉カラ討亡サガル間ハ、與ニ天ヲ戴サル存念スエタルハ  
 張巡ガ志也、ソレビヤニ由テ首尾能敵ヲ亡シタラバ、何レニテモ我主ノ筋目  
 ノ君ヲ取立テ天下ヲ渡スベシ、ソレモナクバソレナリニテ可果、都ガ七々程ニ主

ガ知レヌ程ニト云テ、手前ノ戦ヲスル義ヲチツトモ見合スルコトハイラス、  
能古今ヲナラシテ見ヨ能大將ハ皆是、我國ニテ楠正成ガ赤坂ノ合戦  
ノ時ハ、後醍醐天皇ハ己ニ笠置ノ軍ニ利アラズシテ、隱岐國へ遷幸テ、實ニ  
存亡ノ沙汰ハタレカニ聞エズ、ソレデモ楠ハワキヒラ見ズニ戦フ、此時楠ガ心  
ニモ、天王ノ危キコトハ知テ居レ、ソレグルミニカハヌ、其内ニ遂ニ天皇ハ船ノ  
上へ潛幸成テ、千破屋ノ城モ遂ニ拒キ勝テ、六波羅モ亡テ、天皇再舊都  
へ還幸ナリタルコトヲ得タリ、是畢竟正成大義ヲ蹈マヘタル功也、正成ガ心ハ  
假令天皇此時若シ自然ノ事アリヒカ、コト合点デハ無シ、其カハヌト云モ、後  
醍醐天皇ニハ心ガ無ト云フデハナイ、惟其存亡故ニ思ヒチガヘルコトハセヌ、天下  
ノ為ニスル軍ニテ思ヒ立カラドコ迄モ我命ノ有シ限ハ、獨ボウレニナリシモ、  
赤坂デ一僕使ハズシテ、朽果ルトテモ、敵ヲ亡ス迄ハ中々氣散ビニ見合  
スコトハセヌ、ソレガ大義ヲ張巡ガソレヲ知テ居ル、總ノ義理ヲ知テ學カラ

出ヌ智慧ハ、手廻シハカレコイ様ナレ、サアト云大キナル場ニ成テ、何トシ  
タ者デ有ラフツト、狼狽ハ大義ヲ知ヌ故、ソノ本法ノ智慧ハコセクサトシタル  
コトハ才覚サフニ見エ子、トグハイトシタル所ニテハ、常ノ者ノ及バヌハ此ワケ、總  
テ武勇モ知謀モ頼ミニ成ヌ者也、彼金剛山ノ寄手ノ宇都宮以下ノ者  
共ノ躰ヲ見ヨ、元來皆腰脱ナレ、責テ大義ヲ辨ヘテ居ルナラバ、腰脱グル  
ミニアレ程見苦鋪狼狽ハセ、能ク可考コト也、

靖獻遺言講義上 終

靖獻遺言講義上

〇七一

風月堂藏



靖獻遺言講義下

卷之五

求為黃冠云云

四張

此說今表了凡が綱鑑ニ載之表氏が意ハ成程黃冠ト為ラル、筈ガ尤ト云、其言分ノ證據ニ古周ノ武王殷ヲ亡ボレ天下ヲ取ル所ニ箕子ハ正シク紂ガ一族トシ、歷々ノ臣下也、去レ武王ノ時ニ至テ召出サレ、洪範ノ學ヲ傳授アリ、其後其分ニテ、朝鮮ノ主トナツテ居ラレタリ、今文天祥黃冠ト為リ度ト云ヘルハ、アナタニハ、老子ノ學ヲ一流ニ立ル者、是ヲ道家ト云フ、此者常ニ衣服冠ニ黃色ナルヲ着スル故、此流ヲ黃冠ト呼ブ、此卷ノ末ニ、所謂張真人ガ如キモ亦此流ニテ、平常天子ノ側ニ居、或折々召出サレ、道家ノハナシ、陰陽方術ノ事ヲ言聞ス者、文山モ其ナリニ成タキト、望ニレタルトノ言分也、右表氏が旨ナリ、是甚僻事

也、文天祥ノ本末忠義ノ合点、前後始終、微塵モ一ギル、事モナシ、  
正氣ノ歌一編ニテモ、天祥ガ志ハ見エタル也、黄冠トナラント望ム  
迫モナシ、少シニテモ許サレ度ト思ハ、アレ程又シテモ、強テ心ヲ折ラレヨ、  
宰相ニ成テクレヨト、アナタカラ望ム程ノナレハ、何様ニモ其分デ居ラ  
ル、身ノナリハアル也、一小樓ニ坐卧シ、足不踏地トアレハ、假初ニモ  
土サヘ踏又天祥ガ、何レニ黄冠ト成度ト可<sup>キ</sup>望、况文山集ヲ細ニ見ニ、  
文山朱子ノ學ヲ能得ラレタル様子明也、ソレガ道家ノ異端ニ成ロフ  
トハ、扱<sup>ト</sup>トリツキモ無キ笑シキ<sup>フ</sup>ゾ、是ハ此通りニテ、ソコニ誰トテ  
モ可<sup>キ</sup>疑者モ無レドモ、此箕子ノ穿鑿ヲ以テ来テ、塗リ紛ラカスニ  
ヨツテ、何<sup>レ</sup>角ト云<sup>フ</sup>ゾ、箕子ハ道士ニ成モセズ、大事ノ道學ノ傳ヘ<sup>テ</sup>可<sup>キ</sup>  
傳<sup>ル</sup>人ヲ求ルニ其人ナク、道已ニ廢レ、洪範ノ學、後世ニ傳ルニ<sup>レ</sup>ジキ所ニ、  
武王ヨリ客ノ禮ヲ以、箕子ヲ請待<sup>テ</sup>、是ヲ傳ヘラレタキトアルニヨツテ、

ソコテ箕子モ是ヲ傳ヘテ、少モ武王ノ祿ヲ不受、スグニ朝鮮ヘ立ノカレタ  
レ、天祥ノ事躰トハ、分ケノ違タル也、扱<sup>ト</sup>畢竟ハ箕子ノナリカラカ、後  
世君臣ノ出處ノ法ハ、何<sup>レ</sup>氏セラヌ<sup>ゾ</sup>、何程道ガ亡ル<sup>ト</sup>、如何ニ<sup>モ</sup>モ  
我主ヲ亡シタル人ヲ見テ、學問ノ傳授所<sup>テ</sup>有<sup>テ</sup>イソ、身ノ道ヲ在<sup>テ</sup>道ヲ傳  
ル<sup>レ</sup>ハ、道ガ何ノ役ニ立<sup>ヌ</sup>者<sup>ゾ</sup>、譬<sup>ハ</sup>如何ニ<sup>モ</sup>學問ガレ度トテ、人ノ家ニアル四書  
五經ヲ盜テ来テ、ソレテ學ガカリテモ、ソレハ學問故ニ盜人ニナリタルト云者  
ゾ、洪範ノ傳ヲ又ハ、如<sup>ク</sup>形惜キ<sup>ト</sup>ナレ<sup>ト</sup>、傳ヲ又程ニ<sup>レ</sup>迎<sup>テ</sup>、敵ヘ傳フナレ、洪範故ニ  
君臣ノ義ヲ害フ、程ニ、洪範イラヌモノゾ、總ノ大義ト云者ハ、カウツメル者、ソ  
餘ハ皆是ヲ以可<sup>キ</sup>推<sup>ス</sup>ソレナレ、孔子ノ三仁ト仰ラレタルハ、ソテナイ<sup>ト</sup>カト云  
ヘハ、ソレハ為<sup>レ</sup>奴<sup>ト</sup>云<sup>フ</sup>ニテ仰ラレタレハ、アトノ<sup>ト</sup>テハ、ナイゾ、ヨレソレ<sup>ト</sup>、<sup>レ</sup>被<sup>テ</sup>仰<sup>タ</sup>  
リト云<sup>レ</sup>、ソレハソレナ、如此ツメルガ窮理ノ學ゾ、加<sup>テ</sup>様ノスチガ孔朱ノ旨ナレ  
氏、無正十合点ナ者ニハ云<sup>フ</sup>聞セニクイ<sup>テ</sup>可<sup>キ</sup>能<sup>ク</sup>審<sup>ス</sup>

張世傑云云 五張

ツヒ見レバ世傑が仕形ハ、延レタル躰ニ見ユル去レテ當テ此時、宋ノ社稷ヲ存スル  
 が第一ノ大義ソ、ソレ故ニ世傑是程ニ潰レ果タル有様ナレト、此上ニモ何トソ  
 趙氏ノミルケノカ、リタル人一人ニテモ有ハ取立テ跡ヲ可立ト思フ一念炳然ト  
 ノ如丹ヨリ外、脇目モ不振シテ見ユル其上ニ續カスハ其上ノ事ト詰テ  
 ユクソ、是ガ忠義ノ熟シタル者ゾ、總ノ加様ノ間ニ成テ、敵ヘ降り逃アルキテ  
 命ヲ惜ハ、勿論不足言、只忠義連心ハ一杯ナレト、メツタニ身一分ヲ死テ能キ  
 トハ云レス、匹夫匹婦ノ首縊リテ死タル様ニテ、何ノ詮モナク、身方ノ損ヲスル  
 迫ゾ、去程ニドコ迫モ少ニテモ可成覺アラハナラフタケ為詰テ見テ、不成不成時  
 ノイニシタガヨレソレテ幅ヘカル忠臣ノ早ク自害シタルハ罕也、乍去其段ハ  
 面々ノ器量才智ヲ考テ、成程ノタケヲ為詰テ可見、大小高下ノ違ヒ有レ、畢  
 竟一点モ忠義ニ耻ルヘ無ノ遂レバ、是ガ無恨所ゾ、去程ニ忠有餘テオノ不

足ハ是非ナキトゾ、ソレデ學者ハ窮理格物治國平天下ノスベヲ知ハ勿論也、  
 コソト云ハ、持テミイラシト、軍ノイヲモ随分究テ、道具表式等追モ、學者ノ  
 究知サルヘ無キハソコデノゾ、去レテ心術ニ磨キカナケレバ、肝心ノ忠義ノ大根  
 ガ無程ニ、克己復禮存養省察等ノ工夫嚴シク細カニ在ルハ此為ゾ、ソレト  
 ニ理ガ明ニ無レバ、何モ角モ立ヌ程ニ、格物ガ第一ノ工夫ゾ、ソレデ君子ニタケハ  
 無キ者、ソ無生ニ學者トイハ、殊勝ニ見エテ、人ノ為ニ侮ラレ、ダニサル、様ニレ  
 ナスハ、學者ノ屑ゾ、學ト云カラハ、異義ノ云レヌ、縦横十文字、透間ノアカヌ様ニ  
 身ヲモ持氣モ働カ子ハ役ニ立ヌ、此合点テ見ヨ、學カラユカイテ、忠モ孝モ、  
 何モ一分モイコカヌト云ハコ、ノゾ、其レガ忙シキニヨリ、學者ハ志サヘ立  
 用ニ不立ヘハ、隙ヲ費シ、身ヲ働スヘハセヌ、苦ゾト自合点ガユクゾ、才智  
 ト云モ只常ノ才智ト云テハ、ナイ理ヲ詰テ知カ才智ゾ、世傑ガ様ニシテ、  
 ハ天命也、成シヌニシタルハ古ノ頼朝、又總躰ハワルケレト、北條高時ガ子

共ヲ鎌倉滅亡ノ時、方々へ隠レタルハ、ゾイツ、中前代逆後、又甚起  
リタルモ、其レ故ソ、五大院右衛門宗繁ガ相模太郎ヲ賺シタルトテ、其  
ヲ譬ニ引ハ、惡レソレハソレテ不忠信者、此方ハ此方テ能スレバ、千年後  
テモ起テ出バソレガ本意ソ、遺言ノ本意ニハ、此様ナルコトハ言ヌガ善レト、  
全躰カライハ、是迄ニ詰テ合点レタカ善レ、扱無才程ニ、忠義ナ者  
ナレバソレニ疵ハツカヌ、根本ヲ不失程ニソレハ、其デ善ゾ、

正氣歌

十二張

正氣トハ、眼前全躰ノ天地造化ノ氣ヲ指テ云、正氣トハナセニ云ゾ、正トハ  
真直クナ端的ナ、無雜魚ニ吉粹ノ氣ヲ云ゾ、カウ合点ノハツキリト  
眼ヲ開イテ、明日ト不言、後ト不言、今日ノ此造化ノナリヲ見ヨ、冬至一  
陽ノ氣ヨリ始テ、草木万物ソレクニ生成ヲ遂テ、梅ハ梅トナリ、松ハ松ト

ナリソレクニソダチ上ル今日如此ナルカト思ヘハ、去年モ如此、千萬世以  
前モ如此、都計カト思ヘハ、日本國皆如此、日本國計カト思ヘハ、唐天竺  
万国迄モ皆如此、四維上下モ亦如此、古今先後モ亦如此、一毫ノ雜ナ  
ク一分ノ違ナク、キラリト上ヲミレバ、日星トナリ、日ノ夜ノ如此、俯ノ下ヲ  
ナカムレバ、洪河喬嶽トナリ、萬古如此、不息不動、是レ見ヨ、正氣テハナ  
イカ、此ヲ一分イチラセフト云フモ、崩サウト云フモノアラヌ、天地ノ氣ガ理  
ト一枚ニツテ行ハルハ、扱々剛ク大ナルコトデハナイカ、人ハ即其中ニ生レテ、  
其儘直受ニ天地ノ氣ヲ孕ニレテ生レ出タル者ナレハ、紛モナク右段ニ言  
立タル、天地ノ正氣ヲ身ニ持タル筈デハナイカ、去ハ社人ニ於テハ、浩然トハ  
云、名コソカハレ、同シ者ソ、古人ノ語ニ人ハ一个小天地ト云ルモ、此旨ソ、去  
程ニ此人ニ在、正氣ガソレ、ニ義理ノ場ニ當ツテハ、如何様ノコトニテモメケズ  
クチケズ、ソレクノ義理ノナリガ行ハル、今日如此カト思ヘハ、古モ如此、日本

計カト思ヘハ、唐土天竺万国迫皆如此、千万年以前モ、忠臣義士ノ為  
ル所ハ、割符ヲ合セ、印判ヲ押タル如ク、微塵モ違ガナイ、是ガ則直譬言テ  
モナイ、天地ノ正氣ガ四時運行ソレクノナリヲ見ハ、梅トナリ松トナリ、万  
里ノ遠キ、萬世ノ久キ、一分モ違ヌト同レテハ、ナイカ、去程ニ天地ノ正氣イチ  
ラヌ如ク、人ノ正氣モ、乱世ニ遇テモ、貧賤ニ逢テモ、富貴ニ遇テモ、イヂリモセ  
ズ、義理一枚ツ、ハリテ通、抜ルソレテ正氣ノ本躰ヲ瑕付ズニ通ルト云者、ゾサ  
ラハ、通りタル人ニ、何トヤウナゾトイヘ、バイテ、ク、諺ヲ聞セ申サント言サニ、  
ヤガテ在齊太史簡、在秦董狐筆ヨリ以下、段々著ルレキ正氣人ニ、  
片端カラ指攀テ見セタゾ、是ガ紛モナイ胡乱デ云フテハ、ナイ、ヤスイフマ丹青  
ニ垂テ有ハト、名乗カケテ云タゾ、是程段々云立テ、正氣ト云者ヲ、青天白日  
ノ如ク云、並テ、其跡ニ嗟我邁陽九云云ト云テ、嗟テ謙退ノイハル、様ナ  
レ、ヒツ、ニル取、文天祥ガ身ニ社、正氣ノ道統ヲ得タレト云フ、言外ニ與

深レ、別ノ風箏云々ノ結聯ヲ見ヨ思ヒ入ツ、味ノ有語テハ、ナイカ、唯呼  
人トシテ正氣アラサル者無レハ、誰迎モ文山ニ可劣様モ無レ、ヒ衰レキフハ、  
天地ハ理而已ニ、雜レリガ無ニヨツテ、自ラ大小始終皆正氣ナレ、  
人ニハ人欲ト云者ガ有ニ由テ、思ヒ作ラ義理ヲ欠カラハ、其義理ノ欠ケタル  
所テ、一身ノ氣ガ、今、コナツテ、カレタル程ニ、何トシテ件ノ正氣ノ氣象ガ、身ニ  
覺ガ有フゾ、ヤスイフ我心ニ耻カレ、イフモ無ヨト思時ハ、氣カ自ラ、レツカリ  
トメ、モノモ云ヨキノ、何トゾ善ク無イフヲ、人ニ藏スカ、傷ルカスル時ハ、我  
心乍ラ氣カイ、レムレトイキケテ、イナ者テ、アラレヌ人ノ顔迫、カコ、ハイ様テ、  
平生ウツキリトシタ、心ガナイ、其耻敷ナキ時ハ、則義理也、義理ノ時ハ、則  
正氣也、又其不快時ハ、不義也、不義ナレハ、則不正氣也、去レハ社、正氣ト云、  
義氣ト志氣ト云、皆一ゾトフテ、モ義心カラテ、無レハ、氣ハ正レク成ラヌ程ニ、  
遠イフヲ云、迄モナイ、天地ノ正氣、古人ノ正氣、唯人ノ一心ノ上テ、察ノミレ

ハ明ナリソ正氣ト云ニイラサル辞モ無用ノ只面々ノ氣ヲ試テミレバ其味  
可自知此歌假初乍ラ孟子ノ跡ヲ繼程ノ名文學者宜深玩者也

在晉董孤筆 十三張

夫趙盾靈公ノ為ニ心ヲ盡シ諫ヲ申シ其上ニ靈公不聞ノダニ殺ニセント  
スレバ餘義モ無君ハ無道ニシ臣ハ過ナレト云上ニ其儘ソレヨリ國ヲ立遁  
テ走レバ則趙盾靈公ヲ弑セント望ニ非サルコト明也且巳ニ去テ後趙盾穿靈  
公ヲ弑ノ國ヲ可有人無レバ則趙盾ヲ迎テ又別ノ君ヲ取立タレハ始終  
盾ガレワサトハ言難ニ去レ董孤是ヲ書メ趙盾弑其君トスルモノハ路ノ  
孤カ言分ニテワケ能聞エタルソ正卿タル者カ難ヲ遁ル、迎走ニハル是  
一ツ走テ國境ヲ不離ノ迹ノ様子ヲ見合メ居ル是一ツ初靈公弑セラレテ  
其後呼返サレテ其終歸リテ其君ヲ弑スル賊ヲ不討是別ノ一ツ是ヲ  
以テハ趙盾ガ本意如此シタキト思テ巳ハ口出メ云ヒハセズノ跡ニテ穿カ弑

シタルヲ能コソシタレト誓又計ニ悦フ合点ト紛モ無ク見ユルスレバ趙盾  
カ罪ハ不及言ナレト大根ノ根ハ趙盾ガ意ニスク様ニ成タルト云者ナレバ  
罪ノ歸レ所ハ趙盾ト云フ、ソレヒキナラヌソ、總ノ春秋ノ法イツ迎モ大義  
ヲタスニ其ツミル所ノ大根ハ本ツケテ其意ヲ正メキツカリト賞罰スルガ  
大法也ソレテ孔子モ春秋ニ真此通ニ筆セラヌ不及申不易ノ筆法ソ左馬  
頭義朝ガ親ノ為義ヲ殺セト云付ノ有、時我臣ノ鎌田兵衛政清ニ談合ス  
ル政清カス、メニヨリテ、終ニ是ヲ弑ス、是モ自弑スルニ非ス、政清ニ殺サセタル也、  
委ニキコト保元平治物語ニ見エタリ、今ノ世ニ至、迫、只政清カ為義ヲ弑シ  
タトハ不言、義朝ガ親ヲ弑タリト唱ル、真此旨ノ大義ノツミル所ノ大根ガ  
逃レヌ故ゾ、大塔宮ヲ土ノ牢ヨリ出シ弑サセタル、直義ガ仕タルナレト罪、畢  
竟尊氏ガ弑シタルニ極ルゾ、今迎モ尊氏世ニ生キテ有テ此言分ラセニソレハ  
カ云付タフデナイ、第ノ直義ガサセタフレヤゲナト遁ケロラ云ヘケレト、ソレハ云セ

清狀遺言集卷下

又ソソレナラ、宮ヲ殺シタ奴ハ惡イテ有フガナセニ其弟ノ直義ヲ其爲ニ誅  
セヌソト云時ハ、返事ガ無<sup>レ</sup>答<sup>レ</sup>ソ、此大義カ明ニナキニ由テ、孔子春秋ノ筆  
ヲ執玉ヒテ、天下後世ノ乱臣賊子共ガ畏テヒルムト有モ、真<sup>ニ</sup>加様ノ<sup>一</sup>テ  
ソ古今ノ亂臣賊子共ノ爲ルレワザガ、皆己レ成<sup>レ</sup>程手ヲ能<sup>レ</sup>無道ヲセヌ  
顔<sup>テ</sup>其子共ヤ臣下共ガ其コスイ下心ヲ推量<sup>シ</sup>、其通<sup>ニ</sup>君ヲ弑<sup>シ</sup>國ヲ盜  
様ニスレ、跡<sup>テ</sup>ハテ扱<sup>テ</sup>ハ思ヒ掛モナイニワケモナヒコヲシタト云テシカル  
ヤウニスレ、畢竟心ノ内、悦<sup>フ</sup>、諺<sup>ニ</sup>所謂イヤク三孟<sup>ノ</sup>此<sup>カ</sup>準<sup>テ</sup>古今ヲ推  
ナラソニヨ、扱<sup>ク</sup>カ、ハユキ<sup>コ</sup>ソ、是ニツキ歐陽永叔春秋論ヲ書テ、趙盾カ  
コヲ論セラル、ハ是ハ董孤カ筆ノ一段ハ、左傳ノ誤ナルヘシナセナレ、君ヲ弑  
スル程ノ大惡ヲ爲タル趙穿ガ罪ハ除テ置テ直ニ君ヲ弑シタルニテモナキ  
趙盾ニ罪ヲカケフ様カナイ、是ハ只趙盾カ直ニ弑シタルカ實事ヲ有フスト  
云レタ、詳ニ歐陽文集ニ載ス、近キ書ニハ文章軌範ニモ載ス、考可見文章

ヨケレ、論ハ僻事也、ソレナレバ孔子ノ春秋ハ別ニ書ニシイ<sup>コ</sup>モナシ、加様ノ紛ラ  
ハレキ處ヲ書頭ハ、大根ヲ正スデ社、春秋ノ春秋タル所ナレ、ソレナラ、趙穿  
カ罪ハ免ル、カト云ハソレハ小兒ノ云様ナル<sup>コ</sup>也、此一段ノ春秋ノ書法ヲ吟味  
スル程ノ者カ、趙穿カ弑シタ古事カラヲ知子ハ、カタカラ吟味ハナイソ、詳ニ此  
時ノ始末知レタ上ノ畢竟ノ論、ソ太平記ヲ讀又者ニハ、カタカラ大塔宮<sup>ハ</sup>詔モ  
ナラヌト同シ<sup>レ</sup>也、是等ノ所、假初ナガラ別ノ大事ニ関カル<sup>コ</sup>ゾ、ハサフモ  
思ハナンタケレ、人ガサフ云ニ因テサフジヤト思フタノ、タ、イハサフテモナケレ  
氏、後ニサフテ有タノ、其時ハ我ハ國ノ<sup>一</sup>ハ知ラナンダト云様ナル、ヘリロノ<sup>一</sup>口モ  
云ハ皆手前ノ不考ト云<sup>コ</sup>、コ、ニテ能<sup>ク</sup>審<sup>ス</sup>胡氏傳極好、程朱之說如此、  
義朝カ<sup>一</sup>親房神皇正統紀ノ論極テ當レリ、是ニ付此等ノ例古ヨリ多ク  
アリ、唐ノ李璣吾親ノ李懷光ガ謀反ノ志アル<sup>コ</sup>ヲ德宗ヘ告テ、懷光亡ルト  
其儘自害シタル是無餘義ト云ヘシ、小田原北條ノ破ル時、松田左馬助、吾

青史遺言

親ノ敵ヘウラカヘルヲ主人ヘ告タル仕形ハ是又無餘義ト忠臣ト云ヘ去レ  
翌日親誅セラレタルニ己ハ其儘不死其後氏直ニツキ高野山ヘ行タル義ヲ  
失フト云ベレ是等天地ノ間ノ大變ナレバ存命スルセヌノ命議ニカルトテナ  
レ親ノ謀反ヲ告テ其故親ヲ誅セラルニ己何トシ生テ居ニ忍ンヤ左馬助此  
時未十五歳トアレハ弱年故大義ヲ得辨ヘカルトモ有ヘレ笑止ナルト也餘  
ハ是ヲ以推ヘレ

為嚴將軍頭 十五張

本書ヲ考ルニ此後劉備顔ヲ用テ官トストアリ其事コノ本文ニ不入故削  
ツテ不載トフデモソレハ顔ガ誤也ソレナレバ始降參セサルガウハラ也其云分  
ニアチカラ無理ヘレニスレバ不降加様ニアチカラ首尾好ノ用レバ格別シヤト  
云テ有フケレトハ猶立ヌトソソレナレハ我生ヘノ忠義ハ畢竟敵ノアキラ  
ヒニヨルニツテ無頼トゾ忠臣ノ己レガ一命ヲ捨テ君ノ為ニスルカラハアキラヒ

カ善程ニ惡イ程ニ逆始ノ合点カイジロウ様ガナイ大義ヲ不知哀シサ此様ナル  
所テ嚴顔程ノ者モ仕ソコナフ易ト太平記ノ鎌倉方ノ宇都宮公綱ガ千破屋ヨ  
リ南都ヘ引退テ居時都ヨリ綸旨ヲ賜リテ終ニ都ヘ登リ降參ス是ヲ美目  
ナトト思フタサフナレト全見苦鋪有様ソソレテモ天子ノ御方ニナレバ大義ハ善  
イテハナイカトイヘトソレハ今ト成テ命ヲ維キタサニ首ヲ引テ出タル者ナレバ不  
義ノ心ハ同トソソレナラバナセニ鎌倉方ニナリテ大事ノ天子ノ御方ラスル楠ヲ責  
タシ後先揃ハヌカラストキモ皆ソルニ是等ノ所乱世ニ往ク有ト也可考宇都宮ガ  
南都ヨリ京ヲ可攻苦モナレ兎角鎌倉ヲ不出中ノ分別也

為嵯侍中血 同上

嵯紹本ハ魏ノ臣タリ其後晉魏ヲ慕テ紹又晉ニ事フ此紹ガ大節ヲ失所也  
是亦茲ニ不入故不載司馬溫公ノ論ニ紹ガ惠帝ノ為ニ死スル忠ナクシハ不忠  
ノ罪免レシキト云ルヲ朱子是ヲ溫公ノ誤リト云ル説語類ニ見エタリナセナレハ



紹ガ前ノ不忠ハ不忠後ノ忠ハ忠頓トニツ前ノ不忠故ニ後ノ忠モ悪イト云モ  
誤後ノ忠有程前ノ不忠モノレテ消ルト云モ誤ソレテ功過不相掩ト論語ノ  
管仲ノ下ニ朱子ノ云置レタルモ是ソ連モナラハ前ノ不忠ナレニ頭カラ無瑕テ後  
ノ忠アラハ云ハフ様モナイソ其故ニ始テ謹カ大事ト云ハ此事ゾ

右遺言ノ本文ニ不関フナレ是ニハトフテモ此吟味カル程ニ次デナカラ講義  
如此

楚囚纓其冠二十七張

此一段ハ前カト講スル通り事左傳ニ詳也切別ノ此故事ヲ引テ身ヲ引受  
テ云ルハ江南ヨリ北ヘ囚ヘラレテチツ氏宋ノ臣タル名ニ辱カシメテ不付長  
度鍾儀ガ曾ヘ囚レラレ氏楚國ノ故郷ノ冠ヲ不衣服ノ居タル旨ト一致ナル程ニ如此  
云フ特ニ纓ト云二字ノツカヒ様ニテ冠ヲ不放旨ヲ可味常ナミノ故事ト不可見  
以後此類甚多シ尤可着眼故ニ為ニ又講義

陳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十九張

此段ヲ遺言ニ載スル一語ノ為也連モ為君死スル命ナラバ其場所ヲ知ラ尤  
第一也古今此筋ヲ辨ヘズ後世ノ恨有者甚多シ小坪合戦ノ時三浦大介義  
明城ニテ討死ヲ極メレニ家頼ノ者氏ニ無理ニ昇載ラレテ出テ遂ニ為敵追懸  
ラレ討レ死ス自怒ル一甚レ遂ニソレ故三浦カ名ハ不落トイヘ氏畢竟同レトナ  
ラバ城ヲ不出ガ残所ナインゾ金ヶ崎ノ城落ル時氣比大官司一ノ宮ヲ潜ニケ  
奉リ百姓ニ預ケ置又歸テ城ニテ死タル今少レ可謂疎是トハ又ワケノチガフタ  
一死スルヨレ官ノ先途ヲ見届ケサル誤ト云ベシ

洪福二十張

此段ハ如何ニ故主ジヤ程ニ連謀叛ヲ起メ我ヲ招クニ行ケ共ニ天下ノ為ニ謀叛人  
ニナル故從又苦我ヲ大将ニ云付ラレタラバソレヲ討亡メ不苦苦ゾ尤ソレクノ曲  
折ハ有ベケレ氏全体此旨テ可推

卷之六

定之亦賢累薦不起 五張

此一段細註ニ云ル如ク定之が賢也ト言ハレ所ハ此一節ヲ持タルゾ此大義ガ有テコソ跡ノ是非モ吟味ハカル此記録極好シ文天祥ノ子ハ元ヘ事ヘテ然モ歴ノ官ヲ受タゾ特ニ人才モ勝レタリト見エテサマクイ有殊ノ外稱美ノマリ去レドフアツテモ大義ハ不立ゾ其人才ノ善氏却テ笑止ゾ加様ノ勿論父ノ罪ニハナケレ氏為子者父ノ名ヲ繼ハ大孝ト云フコト可知此處亦大ニ事ノ場ゾ故ヲ以繼志ノ二字ヲ註スルハ旨アツテノゾハ張ノ裏朱子ノ説ハハリ同レ君ノ下デノゾ

遺劉忠齋書 九張

是ヨリ以下ハ謝枋得ノ書簡也別ノ枋得ハ書簡テ主レ志及レ身ニ得ル所ノ道義カ能見ユルゾソレテ長ミレケレ氏是ヲ載テ置ク初疊山ノ文章ハダ、イ

上手テ文字ノ取廻シガ殊外自由自在デハタライタ所ガ多ゾソレ故チヨツト見レ後ト先ト切継タル様ナル見ニクイ文章ゾトクトミレバ次第先後ソロフテ端ハ色ニカハレ氏立交グルニ一通ノ旨ガ一貫キニ續テラルゾ能見分レバ話ノ上手ナル者ガ自由ニ辨ヲ云様ニ如何様ノ所ヘモヒロケテ云レ肝心ノ云取ハ少モタレロカサル如ク總ノ文章ハ段落ヲ見分テ是カラ是迄、是トカタツケテミルガ法也此枋得ノ文章ハ別ノソレガ入ソ為讀法講義如此

肥遯桃源云云 十二張

此桃源ノ故事ハ弄詩文者ノ常用ルゾ其根ハ陶淵明ガ桃花源ノ記ヲ書レタルニ始テ夥シク言觸レルゾ去レ氏此様ニ怪シイコトハナイ筈定テ其比人倫離レタル深山ニ在野跡ヲ隱ノ居タル者ガアルヲ見付テ此様ニ跡カラ尋テモ見エナシト云成レタト見エタリ日本ニテモ島々ノ末山々ノ奥ニ今トテモ加様ノ早晚カラ住ヤラ通路ノナイ知レヌ處モアラフゾ其類ト合点スベレ切ソレラ

今疊山ガコ、へ引付タリ、義陵ハ即チ武陵ノ一也、項羽弑義帝、武陵人編素ヲ服テ喪ヲ勤メタリ、其ヨリ義陵ト云ヨシ、雜書地理志ノ書ナトニ見エタリ、尤後世ニ武陵縣、義陵縣トテ相並シテアレシ、ソレハ後世ニ分ケタルモノナルベシ、ソレハトモアレ、義陵ノ字ヲ幸ト取用テ、スグニ楚國ノ民トモガ秦ノ始皇ニ不屈シ、楚國舊君ノ為ニ大義ヲ立タト言ナサレタルハ、終ニ今ニテ人ノ云ハヌ、一枋得ノ獨見ゾ、サテ面白ク、ソカウ云フハ、枋得ノ合点カラ數千年前ノ心ヲ推知テ云ハル、ト見エタリ、假初ナガラ大義ニ係ル、ナル程ニ又講義如此、本ノ故事ハ只秦ノ乱ヲ避テト計アリ、

頑民 十一張

頑ハカタシト訓テ、分ケモ無ク、聞入ノ無ク云、武王紂ヲ伐テ天下ヲ拯ハレタルニ、誰モ異義ノ云手モ無キニ、殷ノ民共ガ兎角周ニ從ノ四十餘年、楯撞果タゾ、ソレヲ周カラ、聞分ノナイ奴等ト云テ、頑民ト呼ゾ、去レ殷カラ見レハ

スグニ其頑カ置モ直サズ、忠ゾ、是等ノ大義別ノ可辨、一也、詳ナルハ、拘幽操附録ノ中ニ見エタリ、

東山書院記 二十張

此説ヲ載スル、別ノ枋得朱子ヲ宗トシ、聖學ニ深ク至ラレタルモ、是ニテ見ユル、且、又何ヨリノ思入、大義ノ立不立ヲ以、道統ヲツル、大疊山大眼力大見識可申様モ無キ所也、易、一楊雄ヲ見ヨ、アレ程ノ學問ナレ、王莽ニ事ヘタ故、終ニ大義ヨリ見限ラレテ、假ニ不立、物ノズツカリト大ナル身ノ守ノ大根カ、子ハ何ヲ云テモ末ノ論ゾ、ソレテ子路ガ又モ又モ孔子ニ何トテ謀叛人ノ所ヘ招トテ行ント仰ラル、ソト、タツテ不審ヲセラル、ハ孔子ノ旨ヲ得ト吞込レヌ故、テハアレ、孔子ノ答ニ、少モ子路ガ無理トハ仰ラレヌ、兎角大義ガ大事ノ物、ソ、或ル浪人ノ物語、今隨分知慧カレコク、此方カラ言付タロ上テモ先様、テソレヨリヨイ云様ガアレ、口上ヲ換テ言スミレテ來ル者ガアラフ時、是コソ用ニ立、善者ヨト知ヌモ

八誓レ臣、何テ有ラフト、城ハ預ケラレヌゾ、又先テ間カ合セイト、ヨ、不調法ニ  
ラフト、ヨ、兎角此方カラ言渡レタル通ラ、四角四面ニ不違守テ言テ來ル者ハ、何テ  
有ラフト、城ガ預ケラルト云ヘリ、能合点ノ名言ソナセナレハ、此方カラ言渡レタル通  
ラ我才覺テ替レハ、又預ケタ城ヲモ才覺テ人ニマラフマラ知レヌゾ、ソレテ人ヲ見立  
ルハ實ニ其人ノ信不信實不實ノ表裏無キ所ヲ察スルガ一大事ゾ、ソレガ立子  
ハ何モ角モ跡ノ分ハ用ニ立ヌゾ、古人ノ語ニ殺入斬首、追奔射馬ト云カ、此ノ肝  
心ノキメ所ヲキメ子、皆虚事而已ゾ、人ノ自身ヲ守ルモノソレ、是以疊山ノ此文  
道ト云、學ト云、歷代ノ道學ヲレラ、テ言抜クトテ、全ク君臣ノ大義ヲ以テ言  
ツメラレテ、孔孟朱子ノ四書ヲ引付テ語リ盡サレタル尤至極ノ一ゾ、其云手  
ハ誰ソトイヘハ、則天文祥ト肩ヲナラブル謝枋得ジヤ程ニ底カラハツンテ切カニ  
聞ユル、其在所ノ者ガ在取話ヲレ、病人ノ病話ヲスル様ニ明白親切、信實凜  
然トシ猶存スルト云ソ、去ハ是程ノ名文モ又有兼ル程ニ學者宜味、何ノ角ノト

飾ヲスル分ハ損ソ、畢竟吾身カラ實ニ言出シ、為出ス者ノナリハ、際立テ別ノ  
モノソ、サフ見エ又間ハ、兎角コハ者油断ハナラヌソ、大義ノ筋ハ早晩テモ是カラ  
推テ可見、人ガ大ノ字ノ合点ヲ得見付タ故、大義クトハ云ヘトモ、動レハ惑フ  
カコ、テイゾ、唯君臣ノ義ノ動ヌレヤト計覺テ居テハ、其動ヌト云唯一貫ノ  
旨ハ、合点ユクニイソ、大小遠近、凡天下ノ事、一人萬事ニ付、皆此大義ノ二字ヲ見  
抜様ニスル、尤學者ノ大工夫ト可謂、

和議 二十四張

此卷ノ義、各別ニ此載スル、奥書ニ書タル如ク、兎角敵國ト成テ、一方ハ義理、一  
方ハ不義、一方ハ弱ク、一方ハ強キ時、必不義ニ強キ方ヨリ、義ニ弱キ方ヘ和議  
ヲカケル、是則古今ノ通情也、義ナル者ハ義ガ強キニ因テ、ソレヲ恃ンテ持ツメ  
ハ負ル、ハ無キ筈ナル、何トシモ弱リガ付テ、和議ト云ヘ、日比ノ憤ヲ忘テ  
同心スル、和議ヲシカケル者ハ、本不義ナル程ニ、其和議カラカ欺テスルカラ、其

約ノ違フハ何比不思透間ヲ見テ遂ニ取潰スソ、是利害ヲ以云ハ此通り、  
初大義サハ辨ハヨレ潰ルトラモ敵ニ和セ又答ト云大義カ明ナ故自惑ハヌソ、  
カ一大事ゾ夫故此卷宋朝ノ事ノ次手ナカラニ文天祥謝枋得宋ノ亡ル迄大義  
ヲ立タ衆レヤ程ニ宋ノ亡ルニ感慨有テ、コニ宋朝ノ亡ル皆和議ニ惑タル故ト云  
ヲ本末ヲ攀テ終ニ朱子ノ孝宗ヘ申上ラレタカラメ、退テ戊午謙議序ヲ書  
レタルヲツメニ載セテ、畢竟義理ヲ目ニ掛テ、侍トセサル間ハ利害ハ勿論、只理屈  
計ハ用ニ立ヌト云フヲツツメテ止タソ、末段ニ長キナレトコ、ニテ断リヲ云、  
置ク此ヲ以先ニ則トシテ可見

且首議國是二十六張

國是トハ一國ノ極ミリタル施為ノ躰ヲ云、國ト云モ天下ト云モ相通フ  
ソ、兼テサフ心得ベレ、惣ノ一國ノ躰ハ廣キナレトツツ、ニル所、一國全躰ノ  
極タル是トスル所定リテ無レハ、下群臣百姓ニテモ其合点ヲ吞込テ無ニ

無ニ思ヒ立テ居ルコトガナラス、故ニ國天下ヲ治ルニ、先國是ヲ早ク極テ、上  
下共ニ其旨ヲ明ニ知ラシメ置クコト第一也、治世ハ固ヨリ也、別ノ乱世ニ及テハ  
上下ノ心バラクニ成テ躁キ動キ易キ時ナレハ、上下一躰ノ合点不立ハ一言ノ  
下知モ成リ難シ、是ヲ不知ノ暗キ君ハ、ヒタモノ色トシテ手廻ノ計ヲ下ニ見  
セヌ様ニタラヌ様ニ一定ニ固ニラス、ソレ故緩急ノ間、必頼レ立テ又可取反様ナシ  
其答ソ平生ハキト志ノ通リヲサフシムケテ置ヌコトナレハ、俄ニ下知ラスベキ様ナレ  
國是定ニレ設一且手前カ軍ニ負テモ、人ノ心カナル故、又ヒレト固ニリ易キ  
ソ、宋ノ高宗ノ時ノ如ク、金ヲ伐テ先祖ノ讎ヲ報ヒ、本ノ地ヲ取復スカ其時ノ國  
是ソ、是ヲ高宗ノ極メラヌ故、ヒタモノ和議ニ惑テクレクスル程ニ上下ガ離レテア  
ノナレノ果ヲ見ヨ、是ニ不限イツノ世何レノ國天下トテモ、國是立ヌ所ニハ必ハキト  
シタルコトナク、崩レヌハナシ、尤國政ノ可着眼專要此二字ニ無若、國天下而已ナラス  
一家ヲ治ルモ其通リソ唯バツト心得テ儉約ヲ守ル、善クスルト云分テ必半カラ

色々ノヲニ移テ家ノナリモキレト立ヌ者ソ常式ノ人家ニテモ我家ハ只今ハ一ツ  
カスルカ第一ノ國是ト極メ置ケバ錢一錢ヲ用ヒ言一言ヲ出スモ人一人召仕モ  
是ヲ準ニシテ無ニ無ニニスル程ニ自其通りニ成答ゾ扱面ニ一人前學ヲスル  
國是モソレニ極メタカヨイサフアレバ後先萬事餘念ナク我學ヲスル合点カ  
胸中ニ寢テモ起テモ一圖ニ定テ居ル程ニ假初モ他事ニ馳ヌソ一身ノ國是カ  
立イテハ何程ニモ貫ク根本ノ踏ヘガナイ程ニトウテモフライイテトコゾデハレソ  
コナフ答ソ是ヲ以見之則國是ノ二字ハ豈天下古今上下本末相貫ク親切緊  
要ノ文字ニ非ヤ此二字後漢書桓譚カ傳ニ出楚莊王カ孫叔敖ニ治國ノ  
ヲ問ハルトテ云ハレタル語ノ由見エタリ其後宋ノ神宗ノ時陳瓘字ハ瑩中  
諡ハ忠肅公即了翁ノ一也是カ段々申上ラレテ國是ノ說アリ王荊公ト論  
スル今續綱目宋史新編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等ニ詳也學者  
考テ可ナリ

岳飛班軍 四十一張

此段蔡虛齋ガ論畢竟岳飛ハ權道ヲ知ヌ人也此時當テ飛カ軍強ク  
ノ已ニ中原ヲ取復サントスソレニ高宗ヨリ早ク軍ヲ罷テ歸レトテ一日二十二  
度迄金字牌ヲ下サルレバ固ヨリ背難キ一ハ言ニ及バ子共ソレハ皆例秦檜  
カサスル一ニテ高宗ノ本意ニ非ス况軍事ハ常ノ一ト違ヒ天子ノ命トイヘ  
氏不用一アレハ何トテ此時進テ存分ニ金ヲ攻潰シ中原ヲ取反レ其後軍  
ヲ止テ命ヲ不用罪ニ何様氏仰付ラレト云ハヨカルベキアタラキ歳幼ヲ  
無ニナレツル一ノ残り多サヨト云此蔡氏ガ論尤至極セリ乍去岳飛是程  
ノ一ニ倅ル人ニテナレ何トソ此度命ヲ用サレハ事ノ成ヌ首尾コソアリツラメ  
是ハ是迫トツメテ可置蔡氏カ論虛齋集見ユ明儒ノ說此時金ノ軍堅ノ  
畢竟勝レシキヲ岳飛能知ル故也ト云說アリ甚誤ソ續綱日本史ニキレモ  
ナキ一也

浚既去猶上疏言 四十五張

此一段前云通り、如此重キ人ハ加様ニ細字ニ入テ、其本末ヲ見ハス、李綱  
岳飛ノ如キ皆此例也、扱別ノ此段猶上疏云云、尤忠臣為君忘身ノ實  
ヲ可見、總ノ事君無義者ハ言ニ不足、間一通り身ノ筋目ハ立ルヲアレハ  
君ガ不用カ、又ハ我ヲ認スルヲ聞カ、何トソ我ヘノアタリワルキ時ハ必激メ其  
色ヲ見ハシ、アゲクニ君ニ叛ク様成ラ為出メ、ソレモ我餘義ナキト思フ  
者往メ是アリ、皆此旨ヲ知ヌ故、君ガ用子ハソレナラバヨイハサテト云テスム  
ナラバ、身ニ人欲薄キ者ハナルヲソ、忠臣ノ心ハソレナク、我ヲ用井玉ハ子  
バ猶以テ御笑止ヤ何トソ御改アレカト思ヒ、其上ニモ一分ヲ汚メ、大義  
ガ立ヌ程ニ、其終立遁ハスレハ、夫共ニ去迎ハ我本意トハ思ハヌ、ソ、此張浚  
ノ言分テ可見、少モ君ヘ恨ラシキ氣色ハ微塵見エヌ、愈忘レヌ心カ見  
ユルテハナイカ、伯俞ガ母ノ我ヲ笞ツニ痛ク覺ヘヌハ、母ノ御力ガ御弱リ有

故カト嘆ク、アノ心カ真ノ孝ト云者、ソ、忠孝ハ一致ナレハ、親ニ事ヘ君ニ事ル  
此輪ヲ扱ヌ者ハ、忠孝ノ二字ハ許サレヌ、尤親切ノ段、ソ、聖人ノ教ル仁  
ト云モコノ場テノ旨アルヲ、尤可味

請祠以歸 五十張

此請祠ト云ハ、宋ノ時賢者歷々ノ衆ノ由、有テ位ヲ去ル時、其浪人ノ中、扶  
持ヲ取ル為、上ヨリコレヲ設ケ置ク、老子ノ祠堂ヤ、方嶽ノ神廟ヲ預ル  
也、唐朝以來、國々ニ老子ノ祠堂アリテ、是ヲ相傳フ、是ニ朝夕ノ香ヲ盛ル  
等、其入用トテ極リテ、何様中ヲ取テ、六七人口ノ扶持方付テアリ、賢者  
貧キガ為ニ暫ク此役ニ成テ、人ヲツケテ、其香ヲ盛リ、掃除ナトサセテ居ル  
ヲ、ソ、或ハ又天子崩御ノ後、其遺物書物等、皆一所ニ預ケ置、其所ニ其天  
子ノ像ヲ置テ、香ヲ盛ラスルソレヲモ奉祠ト云、ソレハ別ノ扶持方モヨキト  
アリ、詳ナルヲ事物紀原ニ見ヘタリ、老子ノ祠堂ト云ハ、イナモノナレハ、畢

竟是モ大臣賢者ヲ唯無役デ養フト云分テ、受モセス受ラレモセヌニ  
ヨリテ、是ヲ假テ扶持ヲマル為ゾ、ソレ故此方カラモ、親ノ養ヒ貧カ為ナレハ所  
望スルゾ、世間ノ一カニハス、扶持ヲ取ル是程勝手ノヨキヲハナシソレテ此度  
モ朱子位ヲ去テ、貧養ノ為請祠帰ラレタリ、乍去寺ナドヲ守ル浮屠ノ  
ナリトハ各別ゾ、只常ノ奉公人ノナリテ、ワサハ人ニサセテスム迄ノゾ、

三使

五十五至六十張

此三人ノ本末ヲ此ニ附ル、先ハ宋金戰ノ事ノ類ナレバ、コニ載スル也、扱又  
此三人ハ首尾好使ヲ勤テ、十五六年ノ久キヲ仕舞テ帰ル、古今ノ見事ナル  
手際ゾ、去バ使者程別ノ大事ノ者ハナシナセナレハ、我一人ノ一國ノ名代トシ、  
他國ヘ行ノナレバ、一言ノ過モ、一國ノ過トナリ、一事ノ辱レモ、一國ノ疵ヲ付  
ルヲナレバ、一分モヒケメガ見エテ、受太刀ニ成テ帰レハ、我身ヲ殺メカラカ主  
ノ辱ハ洗レヌ、スレハ義理ト云、丈夫ト云、才知ト云、能ク身ヲタメレテ、フニ

ヘナフテハ使者ハナラヌゾ、一國ノ大義ノ係ル所ナレハ、其手本ニナルヘキ  
為、別ノ是ヲ載スル者也、

寧宗開禧二年云云

六十張

此一段ヲ載スル、前ノ和議ノ一ニ預ルニテモナシ、アトサキニ構フ、一ニテモ  
ナキガ、畢竟理宗ノ位ニ即レタル、一ニ大義ニ恃レリ、是ニ由テ其節仕タル人  
人ノ中ニ、別ノ真德秀ハ、朱子以後ノ大儒ニテ、此人ノ出處、乍假初天下風  
俗義理ノ指引ニ預ル、一ニ載スル、ソレ真德秀ノ理宗ヘ事ヘラレタル、  
兎角大義ノカ子ヲドフ、ソレモ踏子ガヘラレタルト見エルゾ、儲其時朱文公  
ノ弟子李燾ハ、則德秀ト出會テ、德秀モ甚コレラ敬ル、人ナリ、此李燾ハ  
遂ニ理宗ニ不事、然レハ是大義ヲ見立タルワケ有ト見エタリ、然レモ德  
秀ノ一固ヨリ大儒ナル故、其以後只今迄終ニ加様ノ吟味カケタル説不  
見扱、又世嗣ノ穿鑿ハ、天下後世ノ大根本ノ一ゾ、スレハ此時ノ僉議別ノ



為人<sup>レ</sup>之臣者ノ大義ナレハ、德秀一人ヲヨケテ、天下後世ノ大事ノ場ヲカ  
ヘハサルモ由<sup>レ</sup>ナキ也。且又餘人ナラハ、左程ニモヒ、クニシキニ、德秀ノ加  
様ニセラル、カラハ、扱ハ不苦ト思ヒナセバ、別ノソコ子危キ也。夫故今  
日私ニ議スルニ非ス、即李燾ヲカ子ニシテ言ゾ、李燾ノ以三綱所關、自是  
不復出矣。トアルモ本傳ノ辭ニテ、今續淵源錄ニモ見タリ、此義モ傳ヲ書  
者、重イ<sup>レ</sup>ニ載タルト見エタレ、其以後是ヲ舉テ答タ説モ見當ラズ  
是又今日ノ發明表章スヘキ第一ナルハ、并載テ理宗位ヲ奪ヒタル本  
末ヲ考テ、此一卷宋ノ<sup>レ</sup>ナレハ、ソレニ因テ<sup>イテ</sup>附録トシテ、後世ノ定論ヲ  
待<sup>レ</sup>都テ世嗣ノ筋目程大事ハナイワツカニ大義ニ缺ル<sup>レ</sup>アリテハ、以後堯舜  
程ノ政ヲ仕出ストテモ、其人ガスレハ大根ガ不正程、畢竟盜賊ヲ備テ家ノ取  
持ラシテモラウ様ナモノ、何ノ役ニ立トコ迄モユカム、大率乱世成テ、君臣  
ノ大義穿鑿カ始テアルデハ、イソ、治世乱世古今始終本末貫キタル字ハ大

義ノ二字ゾ、能是ヲ以可考

聖學輯要聖賢道統部曰、李燾字敬子、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  
弘毅之語、燾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做焉、熹謂人曰、燾交友有益  
而進學可畏、且直諫樸實處事不苟、他日任斯道者必燾也。史  
彌遠廢皇子竝、三綱所關、自是不復出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與黃幹並稱、曰黃李。臣按朱子之後、有真德秀許衡以儒名、而  
考其出處大節、似有可議、故不敢收載。云云。予嘗錄靖獻遺言、  
舉李燾出處、以疑真德秀之事理、宗有害於大義焉。然以先輩  
未嘗論及之、自嫌踈妄、十數年于茲矣。元祿庚辰七月九日書、  
肆某、携朝鮮李珥所著聖學輯要一部、來見予、因畧閱覽之、編  
錄該備、議論確實、蓋有得於退溪之學者也。於其第七卷、歷叙  
聖賢道統、卷末載李燾之學術出處、係以按說如右、予於是竊

喜、異域同心、既有此說、予之妄論亦未至為鑿空乎、遂錄出、併識如此、即日書

卷之七

處士劉因 一張

惣ノ處士ト云ハ、殊外重ク也、其段三卷目、具ニ言之、扱殘リ七人、六國ノ名カ、世ノ名ヲ書ヌハ無レ、ソレハ皆其國世對ノ忠義ヲ盡ス程ニ固ヨリス、グニ國世ノ名ヲソレクニ名乗テヨレ、何トテ劉因計ニハ、何レ書ヌゾ、去ハソレニ、コソ大議論ガアルゾ、此人戦ラレタルニテモナレ、何レ君トシテ忠ヲ盡スニテモナレ、宋人カトイヘハ、劉因ガ生國ハ宋以前ヨリ夷狄ノ地ト成テ有リ、金人カトイヘハ、幼少ヨリ仕ヘタルヲモナレ、元ハ勿論其通り也、サラバ、何トシ仕ヘヌゾトイヘバ、因ガ生タル地ハ伏羲以來極リタル中國ノ地ナルヲ、石晋ヨリ以來、三百餘年夷狄ニ陥リテ、因ハ則先祖

以來中國ノ民ニテ、名氏ヲツリタル人ナレバ、ドコ迄モ夷狄ノ筋ナル者ニハ仕ヘヌゾ、ソレデ上ニ可冠名ガナレ、是非此言ヘトイハ、中國處士ト可言ソレデ是ニハ名ヲ何レ攀ヌデ大義カ別ノ明ナゾ、去ハ大義ト云ニ、劉因程大ナル大義ハナレ、其段ハアトデ詳ニ見ユル、扱中國夷狄ト云フアルニ付、唐人書ニ、日本ヲモ夷狄ト云置ヲ見テ、トボケタ學者ガアラ口惜ヤ耻カレヤ、我ハ夷狄ニ生タゲナトテ、我ト作り病ヲ嘆クガ、扱モ淺間敷見識ゾ、我が生レタ國程大事ノ中國ガトコニアラフゾ、國ハ少サクト何が違ハフト、同レ日月ヲ唐人ノ指圖ヲ受モセズニ戴テ居ル國ニ、唐人ガ夷狄ト書テ置タ程ニトテ、寂早ハゲヌ様ニ覺テ居ルハ、人ニ唾ヲカケラレテ、得拭ハズニ泣テ井ルト同レゾ、ソレデモ聖人モ夷狄ト云タモノト云ハフケレ、ソレハ唐ノ聖人ハ唐カラハサフ云筈、日本ノ聖人ハ又此方ヲ中國ニシ、アチラ夷狄ト云筈ゾ、ソレデハスレア、フガト云ヘハ、ソレガ義理ト云モノゾ、大義ヲ

知ラヌ者ハソコデ迷フヤスイコト人ニモ親ガアリ、我ニモ親ガアル人ノ親ノ頭ハハラル、氏、我親ノ頭ハハラレヌ様ニスルガ、子タル者ノ義理ゾ、スグニ其ノアチノ親トイフ親ノ子モ、又面々ニ我親ノ頭ヲハハラセヌ様ニト思フ、是ガスレアフ様ナレ氏、ソレデ義理ハ立タ者ゾ、ソレデモ日本ハ小國レヤト云、ソレナラバ身代ノヨイ者ノ親ヲ見テ、手前ノソレヨリ輕キ身代ノ親ナラハ、役ニ立ヌ親父ヨトテ、ドコヘゾ捨テ、是一ツテ合点ノイタコゾ、或人曰、ソレデモ日本ヨリ昔ハ遣唐使ヲ使ハサレテ、此方ヨリ貢物ヲ遣ラレタカラハ、日本ハ手下デハナイカ、ソレハ無作トシタコゾ、中比大義ヲ辨ヘヌト云モノニテ、ソレハ大義ヲ辨ヘヌ誤ゾ、我國ハ天地開闢以來、餘所ノ國ノ蔭ニテ立タル國ニテナレ、神代以來正統ニ少モ紛レテ、唐ノ書ヲ讀デナレバ、トコトナク、唐人形氣ニ成テ、日本ハ旅屋ノ様ニ覺テ居ル、古今第一ノ僻者也、書物故義理ヲ破ルトハ加様ノコト也、ソレ故日本ノ者ハ此、劉因

ガ合点ラスグニ我身ノ上ニモテキテ、是ヲスグニ中國トフニ、ヘルガ大義ゾ、何時デモ唐ヘ執レテ行カ、使ニ往テ得帰ラヌカ、吹流サル、カレタラス、何トゾ、此方ヘ帰カヨシ得帰ラズハ、乞食ノモ仕ヘヌガ義理ゾ、是尤大事ノ場、能審ニスベシ、

中國夷狄ノ名、儒書ニ在来ルコト久シ、其故吾國ニ在テ、儒書盛行レ、儒書ヲ讀程ノ者、唐ヲ以中國トシ、吾國ヲ夷狄トシ、甚キ者ハ吾夷狄ノ地ニ生レタリ、抑、悔ニ歎ノ徒有之、甚哉、儒書ヲ讀者讀様ヲ失テ、名分大義ノ實ヲ不知リ、可哀之至也、夫、天地ノ外ヲツ、三、地往クトソ、天ヲ不戴所ナレ、然ハ各其土地風俗ノ限所、其地ナリクニ、天ヲ戴ケバ、各々一分ノ天下ニ、互ニ尊卑貴賤ノ嫌ヒナシ、唐ノ土地九州ノ分ハ、上古以來打續キ、風氣一定相開、言語風俗相通、自其ナリノ天下也、其四方ノハ、ハリ風俗ノ所不通ノ分ハ、ツレクノ異形異風ノ躰ナル國々、九州ニ近キ通譯ノ達スル分

ハ唐ヨリ見レハ、自邊土ニハリノ様見フレハ、九州ヲ中國トシ、外ニハリヲ夷狄ト稱シ来ル其ヲ不知シ、儒書ヲ見、外國ヲ夷狄ト云サニ、有トアラユル萬國ヲ皆夷狄ト思ヒ、嘗テ吾國ノ固ヨリ天地ト共ニ生メ、他國ヲ待テナキ、終ラ不知甚誤也、或曰此說尤明正レク、千載ノ矚ヲ啓、名教ノ益何カ是ニ如シ、去作ラ可疑トアリ、一ニ是ヲ問ニ、夫唐九州禮義ノ威、道德ノ高大ナルト可及トナシ、然レハ中國ヲ主ニシ夷狄コレヲ慕フ、自其事終相應タルベレ、曰先名分ノ學ニ道德ノ上下ヲ以論スルヲ置キ、大格ノ立様ヲ吟味スルヲ第一也、サレバ德ノ高下カニハズ、賢愚ノ頑トイハレ、舜ノ父タルト天下ニツナレ、舜吾親ハ不德ナリ、逆我ト賤レシ、天下ノ父ノ下ニ付ント思フ理ナレ、惟己ガ親事ニ終、終賢豫ヲ底レテ、却テ天下ノ父子定ル様ニ成タルハ、舜ノ親ニ事ルノ義理ノ當然也、尤アレハ、吾國ニ生レテ、吾國設若德不及、夷狄ノ賤號ヲ自名乘リ、兎角唐ノ下ニ付子ハ不成様ニ覺ヘ、己ガ國ノ戴ク天ヲ志ルハ皆己ガ

親ヲ賤レムル同然ノ大義ニ背タル者也、况吾國天地開テ以來、正統續キ、万世君臣ノ大綱不変ト、是三綱之大者ニ、他國ノ不及所ニ非スヤ、其外武教丈夫ニテ、廉耻正直ノ風天性ニ根サス、是吾國ノ勝レタル所也、中興ヨリモ數聖賢出テ、吾國ヲ能治メ、全軀ノ道德禮義、何ノ異國ニ劣ルト有シ、其之始ヨリ自片輪者ノ如シ思ヒ、禽獸ノ如クニ思ヒ、作り病ヲ歎ク輩、淺間敷トニ非スヤ、是ヲ以見レハ、儒書所説ノ道モ、天地ノ道也、吾學シテ開ク所モ、天地ノ道也、道ニ主客彼此ノ間ナケレバ、道ノ開ケタル書ニ就テ、其道ヲ學ヘバ、其道即我天地之道也、譬ハ火熱ク水冷ク、烏黑鷺白キ、親ノイトホレク君ノ離難キ、唐ヨリ云モ、吾ヨリ云モ、天竺ヨリ云モ、互ニコチノ道ト云フ無ガ如シ、其レヲ儒書ヲ讀メ、唐ノ道トテ、全軀風俗ニ正念ヲ遷サレ、手ヲアケテ渡ス様ニ思ヒ違ルハ、皆天地ノ實理ヲ不見、聞見ノ袂キニ遷サル、故也、或曰、是尤著レ去作ラ九州ノ大國、吾カ日本ノ小國、何トシテ同口ニ有ベキ、曰、是亦前説ノ通シテ何ノ

疑フナレ、左様ニ云ハ、セイノ高キ親ハ親ニテ、小男ノ親ハ賤シイ成ベキヤ、大  
小ヲ以論スル、全ク利害ノ情ヨリ出ル故也、况万國ノ圖ヲ以見レ、唐ノ幅ハ  
ワヅカ百分ノ一モ不及、唐ヲ十程合タル國幾箇モアリ、其ヲ中國ト立テ  
唐ヲ夷狄ト云ハ、唐人服センヤ、或曰是亦明也、然ニ周礼土圭ノ法有テ、日  
月ノ景ヲ測レハ、嵩高山中國ニ當リ、日月ノ景全キト云ハ、天然自然ノ中ニ  
非ズヤ、曰其モ唐ノ真中ニテ云ハ、其通也、日赤道ヲクルトハ、赤道  
ノ下通り何レカ日影ノ中ニ非ラン、所々ニテ日中ノ影ヲ測レハ皆同レ也、  
且吳楚ノ地ナドハ古夷狄ノ地ニテ、孟子ニモ南蛮鴟舌ト譏テアリ、春秋  
ニモ夷狄ニ會釋テアリ、去レ周未吳楚次第ニ繁昌ノ唐ト張合、秦  
漢以後、歷々ノ中國トナリ、南北朝以來ハ天子ノ都トナリ、後ハ朱子  
杯モ建人ナレバ則古吳楚ノ地ニテ、今ハ中國中國ト云ノカブ也、スレバ唐ノ  
地開闢以來ソロクト切廣ケ、其声教威勢ノ及フタケ程ヅ、廣ガ

レハ、天子ニテ統治ルナリヲ中國ト立来タル者也、此末韃ノ地天竺  
ノ地モ次第クニ治マリテ、唐ノ天子ヨリ江南ノ如クニナラハ、唐人ノ口ヨリハ  
皆中國ト云ベレ、スレバ土圭ノ影ノ穿鑿モイラス、只風化ノ及フ所ニテ云  
ヨリ外ノヲナレ、且三苗ノ國、淮夷徐戎ノ類則九州ノ境内ニテ、其僂夷  
狄ニレテアリ、况万國夥シキ國ナレハ、舟車ノ不及所、又何様ノ聖賢者有  
テ治ルモ不知、其ヲ頭カラ唐ヲ中國ト云カラハ、ヒレト夷狄ト會釋テ賤  
ムト甚以偏私也、或曰是亦誠ニ異議ノ云レサル也、去テ春秋ノ説ヲ  
以見レハ、中國ノ教ニ從フハ中國ヲ以會釋、夷狄ニテ變スルノ不能、夷狄ニス  
ト有レハ風化ノ及フ所皆中國ト云テ明ナルトニ非スヤ、曰其ナレバ唐九州モ皆尤  
衽言侏離ナラハ、頓ト夷狄ト名付クヘキヤ、徳ヲ以夷狄ト云ハ、九州モ徳アリ  
クナレバ夷狄ニ成リ、日影ヲ以云ハ九州ヨリ外ニ徳堯舜ニ成テモ夷狄ノ名  
ハハゲヌニ成ル是皆矛盾ス、又大小ヲ以云ハ、唐ヨリ大ナル國有リ、開闢

ヲ以云ハ各國面々ノ開闢也。トキヨリトフ論ノモ、唐ヲ中國トシ、其  
外ヲ皆夷狄ト賤シム。一ツトシテ理ノ通スルコトナレ、皆是儒書ヲ讀  
者ノ眼力不明、見識不大之弊也。或曰、加様ニ聞ケハ紛ル、一更ニナシ、然ラ  
バ聖人中國夷狄ノ説ハ皆式ワケナレ、我國鼻負ニ私ヲ以云テ、今聖賢  
ノ道ヲ學フ者、皆用ヒサル所カ、曰是サキニ云如ク、其國ニ生レテ、其國ヲ主トシ、  
他國ヲ客トシテ見レ、各其國ヨリ立ル所ノ稱號有ル筈也。道ヲ學フハ  
實理當然ヲ學也、吾國ニテ春秋ノ道ヲ知レ、則吾國即主也、吾國主ナレハ  
天下大一統ノナリ、吾國ヨリ他國ヲ客ト見ル、即是孔子ノ旨也、ソレヲ不知、  
唐ノ書ヲ讀カラ、唐鼻負ニ成テ、兎角唐カラナガメル日本ノナリニ遷リ覺エ  
テ、兎角夷狄夷狄トアキヘツラレル合点計スルハ、全ク孔子春秋ノ旨トウ  
ラハラ也、孔子モ日本ニ生ルレバ、則日本ナリカラ春秋ノ旨ハ立筈也、是則餘春  
秋ヲ學ヒタルト云者也、スレバ今春秋ヲ讀テ日本ヲ夷狄ト云ハ、春秋ノ儒者

ヲソコナフハ非ズ、能春秋ヲ不讀者ノ春秋ヲソコナフ也、是則柱膠ノ瑟ヲ  
調フルノ學ト云者、全ク窮理ノ方ヲ不知者也、或曰如此、則アスカ日唐ヨリ  
堯舜文武ノ様ナル人來テ唐へ從ヘト云ハ、不從カ可然乎、曰是不及言、一  
也、山崎先生嘗物語ニ、唐ヨリ日本ヲ從ヘントセ、軍ナラバ堯舜文武カ大将ニ  
テ來ル、石火矢ニテモ打潰スガ大義也、禮義徳化ヲ以從ヘントスル、臣下ト  
不成カヨシ、是則春秋之道也、吾々天下之道也ト云ヘリ、甚明ナルコトニテ、許魯  
齋ガ宋ヲ徳テ服サセント云ルガ誤ト同ク也、古ヨリ吾國遣唐使ヲツカハサ  
レ、足利ノ末ニ唐ノ勅封ヲ拜受スルハ、皆名分ヲ不知ノ誤也、若シ唐ニ從フヲ  
好トセ、吾國ノ風俗ヲ更テ、頭ヲアゲヌガ大義ナルベシ、其ナレバ吾親ヲ人ノ奴僕ト  
シ、乱賊ノ名目ヲ付ケ、跋着賤シムル同事ノ大罪也、况各國ニテ各其徳修メ  
レ、各國ニテ道行ハル、ノナリニテ好筈也、漢唐以來徳ノ是非不管、兎角  
唐ノ下ニ隸ケハ好國ニヤト褒テ有ルハ、皆唐國ヲ主トスルヨリ云タル者

也、吾國モ吾國ヲ主トシ他國從附ケハ撫安ズルガヨシ、此方ヨリ強ルニ非ズ、其故唐ヨリ日本ヲ取フトスルモ誤リ、日本ヨリ唐ヲ取フトスルモ無理也、扱又三韓國ノ如キハ吾國ヨリ征伐ノ從ヘタル國ナレバ其為ニ今ニ吾國ヘ使ヲ通シ、歸服スル是吾國ノ手柄也、又三韓ノ國ヨリ云ハ、面々ノ國ヲ立テ主トスルガ方ノ手柄也、吾親ヲ無理ニテモ人ニ頭ヲハラセヌカ其子ノ手柄也、人ノ親ハ其親ヲ人ニ頭ヲハラセヌカ手柄也、面々各々ニテ其國ヲ國トシ、其親ヲ親トスル是天地ノ大義ニテ、並行而不戾者也、或曰然ラハ何レノ國ニモセヨ、極テ風俗惡キ韃靼ノ類杯ハ如何有ヘキ、曰左レノ、前云通り、皆其國ノ心カケ有者ハ其國ヲ道ヲ以明ラヌ風俗正シクナレバ舜ノ瞽瞍底豫ト同ク也、去々其問氏ニ德ヲ以言故也、風俗ハ免モアレ何テ有ト先吾國吾國ナリノ天地也、其說如前所言、或曰然ラハ日本ヲ中國トシ、唐ヲ夷狄トシテ好ラン乎、曰中國夷狄ノ名其共ニ唐ヨリ付タル名也、其名ヲ以吾國ニ稱スレバ其氏唐ノ真

似也、但吾國ノ内トシ異國ノ外トシ内外賓主ノ辨明ナレバ吾國ト呼ビ異國ト云ハ何方ニテモ皆筋目不違、此他可言トアレ氏皆前ノ筋ニテ推セバ往トシ明ナラサルナシ、予前日本ヲ中國トシ異國ヲ夷狄トスルヲ述ト云ヘ氏中國夷狄ノ字ニ付テ紛々ノ論多ケレバ今又名分ヲツメテ論スルヲ如此、或曰然ラバ孔子世ニ出テ、兎角唐ハ中國也、トコモカモ外ハ皆夷狄トイハ如何、曰其ガ孔子ノ旨ナレバ孔子トイヘ氏私也、吾親ヲ兎角キタナサフニ云ガ道ジヤト云ヘバ孔子ノ詞デモ用ヒラズサレ氏孔子ナレバ必定左様ニ云ハ又答也、其証扱ハトイヘバ春秋也、其旨如前所言、劉因中國ノ一段モ、劉因ガ日本人ナレバ則日本ガ本國ニシテ異國ニ不仕答ナリ、義理ハ其時其地ソレノ主トスル當然ヲ知ル、是中庸ノ正義第一也、サレ氏儒者中國夷狄ノ說、滔々トシ皆然レバ今更遽ニ合点ノ明ニ可有、無レ氏此義大名分、大正統、三綱五常君臣彼此ノ大分大義是ヨリ

大キナルヲ無レバ此筋明ナラサレバ儒書ヲ讀デモ皆乱賊ノ類ニ落入リ  
極テ可<sup>ナ</sup>歎<sup>フ</sup>能ク可<sup>ナ</sup>詳者也畢竟中國夷狄ノ字儒書ニ在カラシ加様  
ニ惑フ儒書ヲ不<sup>レ</sup>讀時ハ其惑ナレ大凡儒書ヲ學ニテ却テ害ヲ招ク湯  
武ノ君ヲ伐<sup>リ</sup>不<sup>レ</sup>苦ト云ヒ柔弱ノ風ヲ溫和ト云様ナル<sup>レ</sup>幾箇モ有<sup>ル</sup>皆  
非儒書之罪學儒書者ノ讀ゾコナイ義理ノ究メゾコナイ也聖賢天地  
ノ道ヲ闡キ万世ニ示セバ儒書ノ様ナル結構ナル義理ハ云ニ及バサレモ學  
ビゾコナハバ加様ノ弊アリ能ク省ミ窮ムベキ<sup>コ</sup>ナラスヤ

右贊善大夫 二張

劉因此官トナル<sup>レ</sup>アル<sup>レ</sup>ジキ様ニ見ユレト始ヨリ此官ニ成遂ル合点ニテナシ  
定テ此時分先往テ其間ヲ合サシハ路ノ辭退カツメテセラレヌト見エタリ其  
故始ヨリ扶持方ノ分ハ少モ受ラレズ頓テ辭メ歸リソレヨリ遂ニ不出スレバ  
始ヨリ出スニ歸ル合点ト明ニ見ユル陳仁錫ガ說ニトフテモ此一ツノ官ニナラ

ル<sup>レ</sup>コトガイヤナ<sup>リ</sup>トジヤト云ヘル劉因ニ疵付ル様テワル<sup>レ</sup>扱成サヘセバ官トナラ  
ヌガ好キ筈ゾソレハ何トソ其時ノ事躰ガアリタルト見エタリ本意ハ扶持  
方ヲ受ヌテ能知レタゾ扱是ガ法ニハナラヌ<sup>レ</sup>劉因一生ノ大義ノキエ  
ヤカナル上カラ推シコナレテ合点メ置ベシ

聖人大作畧 六張

此段コ、ニ書ク通り紛レハ無<sup>ク</sup>況孔子公山弗<sup>レ</sup>扱佛肘ガ呼ニサヘ行<sup>ニ</sup>仰  
ラル<sup>レ</sup>ソモヤソモ孔子ノ是等ノ謀叛人ニ與セラレフ様ナケレト聖人ハサハ  
ル所カラ各別能クシテホス<sup>レ</sup>是テ楚國ヘ孔子ノ御出ナサレタルガ楚國ヘ天  
下ヲ取テヤラフト云<sup>フ</sup>テハナイト云<sup>フ</sup>好キ證據ゾ

退齋記 七張

此記退<sup>ト</sup>云字殊ノ外大事ノ字ゾ老子ガ術ニ肝要ノ字カ此退ノ字ゾ  
已ハ肅<sup>ト</sup>引籠テ居テ人ヘニジリ付ル是ガ老子カ術ゾオゾイ<sup>フ</sup>ソソレテ



コ、ニモ老子ト云フヲ出サレタリ、扱儒者ノ道ニモ、退ト云字カイル、謙退  
 ナド、テイツ迄モ身ヲ高フラス、ニ自足ラサル心ヲ有ツ、是カ真ロクテ退ノ  
 字ゾ、事ノ外思入カユカメハ誤ル、トゾ、許魯齋カ一生ハ、此退ノ字ヲ老子カ  
 合点テ用井夕程、劉因ノ様ナ目ノ鞘ノハツレタ者、頓テ見出サレテ加  
 様ニ書レタゾ、ソレテ老子ノ書ハ一遍見テオイテナリヲ知タカヨケレ、初  
 學ハ入ラヌモノゾ、昔カラ老子ヲ知リタ者ガナイ、朱子ノ赤裸ニ見ヌカ、  
 近世ノ林希逸カ口義ナトハ千ヨロイ、トゾ、

王珪魏徵 九張

此段紛モナイ、トシヤ、綱目發明ノ説ニ、是ハ若シカラヌ、トシヤ、ナゼナ、太子  
 ニ属ケト云タモ親ノレワサ、後太宗ニ又奉公サセタモ親ノ言付、ダ、イ親  
 ノ天下ナレ、ト千へ属クモ親次第ズ、ス、バ此二人ノ言訣ハ立ト云テアル、  
 無作トシタ説ゾ、誰ガ言付フ、ト一度我主ト頼ミタル君ヲム、テ、ト人ニ殺

サレテソレヲ何ト思ハス、其殺レタル者ニ仕ヘテ、レロクノ居ル段ハ、扱ノ不  
 義無道ノイゾ、好シ太子ノ親カ殺ス、ト太子ノ誤リ無キニ於テ、已ガ命ノ  
 アランカギリハ嘆キラ云カ、何トゾ、殺サセヌカ義理ゾ、親ニ對シテ謀叛起  
 サレ、イ程ニツル所嘆ヲ言盡シテ死ヨリ外ハナイゾ、尤ナクハ暫立道  
 カ、トウソモ我主ヲ人ニ殺サレテ、其分テ居ルト云義理ハナイ筈、是ニテ王魏  
 二人ノ罪ハ極リタゾ、

夫三綱五典者、人道存己之所繫、前有春秋、後有綱目、其要為  
 此而作也、讀者藉不能明其旨、寧可亂而没乎、綱目千三百六  
 十二年、書君臣之變、不可勝計、而其尤赫然昭著、萬世不易者、  
 莫如正王魏仕世民之不義矣、詳具于范氏之說、輿論語管仲  
 章集註、其旨相諉、皆朱子晚年定論、無可復議者也、吁、世民何  
 人也、豈非脅父殺兄、以篡其位者乎、人倫大義既滅矣、而劉

氏猶以一時意氣利害相謾相蔽遽許以舉不棄讎為無我矣其總察齒問亦已甚矣且以不書太子詹事主簿為不譏事讐是時世民未即位則諫議大夫不係于高祖而何書既大書其官目下具載其實皆世民所為而係以范氏說則其誅意之法豈不昭哉况政使書曰太子云云劉氏所言為高祖之命則同矣何譏云之有乎氏之說詳矣而反復辨論不過歸于高祖之命矣夫高祖始以王魏為太子親官東宮官僚若盜賊加刃以殺建成則為王魏者以束手附賊違禍全軀以覲高祖為大義乎抑以授命死讐以報高祖為能盡職分也今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與以臣弑君以賊殺主何異此特以世民有後日治世之功欲未滅其罪以佞于其美也夫以臣賊殺已主則當死於其讐而以藩弟殺其兄主則不惟不死而又從而事其讎

是果高祖之命而食祿之意哉席蒙請罪高祖自正建成之罪而誅之則猶可也世民固不受命於君父直欲篡東宮而殺其主建成何罪而為其臣者故請不能正救之罪於高祖乎太子承乾魏王泰皆命出於太宗而廢黜之事體固不同也如以太子藩王僚屬皆為天子之臣子言之則凡天下官屬亦皆天子之臣子也一旦各殺其主以歸于高祖則高祖皆免以為天子之官乎後周高祖之言是亦諺所謂以飯匕為規矩者何其足法也至於論齊桓子糾又殊可笑夫既曰各君其君臣其臣則桓公正管仲不與戴天之讐也而不能死而又為之臣不忠不仁之甚子路子貢之問果不可易矣而夫子以如其仁許管仲且程朱之說歷歷可見其他皆以是推之則不待悉辨而明矣嗚呼推刃喋血大亂孰有甚乎此而猶以為非大亂之道自

立異說、反於綱目、以害夫三綱五典之教、何也、豈其以欲掩永樂弒建文之罪、文飾蔽護、至于如此乎、其亦可哀哉、大抵書法發明、失綱目、正旨者不少、而此尤大義所關、故論之如此云、

四維說 十一張

四維ノ四字、尤肝要ノ語ニ、只今管子ニ見エタリ、定テ先代聖賢ノ遺言ト見エタリ、サレバ朱子モ殊ノ外此語ヲ秘藏ノ常ニ引用ラル、是ニ付キ唐ノ柳子厚云ヘル、禮義ト云ハ廉耻ハ其中ニアル、此言ハ分チイフト云テ、四維論ヲ著レテ是ヲ誹ル、柳氏ガ説全ク筋チイフト、尤礼義ノ二字ハ何モ角モ残サヌトナレ、廉耻ノ二字ハ又別ノ大事ノ自當ノ字、礼義廉耻ト張合テ、定式ノ正面テ云、去ハ此四字程肝要ノ字ハナレ、國天下ヨリ一家サテハ已一身此四字ヲ離レテ禽獸ノ名ヲ免ルベキト可有カ、柳氏モ初メ王叔文ガ無道ノ中間ハメラレテ、柳州ヘ派サレテ後、加様ノハセタル論ヲイ

ヤガリタルト見エタリ、唐順之ガ説、今柳文ノ題下ノ中ニ載テアリ、ハキトセズ、其中專言、而切也ノ句最好シ、小節ノ字是也ト云ハ其誤レリ、黄震ガ説、次ノ天爵ノ説ノ題下ニテリ、隨分好き説ナリ可考、漢書賈誼傳、評林有一説、簡而當矣、

孝子田君墓表 十三張

此文尤名文、此旨ハ人ノ惑フタ心カラ、我身一代、テ最早天地ノ終迄ナキモノト思ヒ、何トガナノ身ニ命ノ増ス様ニ少ナリ、延タキト思フカラ、少ノトモ身ヲカバヒ置様ニスル程ニ、大事ノ大義ノ欠ルヲモ不顧、少ニテモ身ヲ惜ム才覺而巳ラスル故、其暗キ所ヲ言破テ聞セラル、ゾ夫レ天地ノ大ニ較レハ、誠ニ我身ハ云ニ足ラヌ小サキ物、又天地ノ始終ノ永サニ我百年ノ命ヲ較レバ、如形ノ短キゾ、角思ハ如何ニモ頼ナキ事ナル程、惜モ理リナガラ、ソレニ頼モレキトガアルゾ、ト云者ハ、仁義ノ性ヲ生ニ付テアル

此性ト云ハ則天地一枚ノ義理ゾサレバ義理ト云ハ假初ニモ天地一ツニ貫イテ  
アルフ、スレハ已一身ノ道理ヲ盡セバ身ハ小サケレト、天地ト相參テ一ナル者  
ガアルト云者、テハナイカ、扱此義理ハ天地始ラヌ前ヨリ、只今モ一分モ違ハ  
ヌ者ニテ、是カラ天地終ルニテヤハリ此義理ノナリノ行ハルバカリゾ、誠ニ  
身ヲ以テ天地ニ對シ、古今ニ通ノ察ノ看ヨ、我心ニ貫キ寫ラヌ一ハナイゾ、  
ソコニ少ノ入欲ガ指出レハ、夫程貫通ノアル心ガヒソクト成テ、蟹ノ穴ヘモイ  
ラヌ程身ガ小サウ思ハル、モノゾ、其人欲ヲハラリト齊レテ屹ト見レ、彼ノ天  
地始終ヲ貫テ片ルゾ、此ヲ以言ヘハ、身ニ義理ヲ欠キテ生ケル分ナレバ、總ノ歳  
ノナリニテ朽果ル迄ニテ何モ残ラヌゾ、スレバ軀ハ生テ居レト、心ハ先ヘ死テアル  
況ヤ思出ス毎ニ死スル程ニ、其總ノ歳カラガ皆迄ハナイゾ、若道理ヲ盡シ死  
ル時ハ身ハ死レト、天地一枚ノ義理ニ瑕ガ付ヌ程ニ、身ニシテ義理ノナリハ天地  
有ニ限リハ續テ生テ居ト云者、ゾスレハ明ラヌナイトハ、僅、逆モ生テ百年

ノ身ヲ惜ムトテ、天地始終生テ居ル義理ヲ失フ、アサニレキトテハ無カト云畢  
竟ノツリゾ、全篇此旨ヲ以推究ベシ、尤親切ナ條ゾ、

卷之八

正統說 七張

正統ノ義、篡臣、賊后、夷狄、是ヲ正統トスヘカラサル、方正學一代ノ名論、扱  
正學ノ云足ラヌ所ガアル、是ナレバ此三ツノ外ハ、天下ヲ圓メテ穩ニ治サヘスレハ正  
統トスル合点ソ、漢唐宋ノ類是也、是等トテモ根ヲ推セハ大義皆欠テ居ル  
ゾ、唐ノ高祖ハ階ノ臣也、宋ノ太祖ハ一ザク後周ノ世宗ノ臣下、無理ニ天下ヲ奪  
テ取タツ、スレハ大義ノ欠タル段ハ、右三者トサシテ違ハナレ、周ノ武王ヲ始トシ  
主ノ國ヲ伐取タル者也、ソレデ綱目ノ例、天下ヲ圓メタル者ハ、何デ有フ、夫  
ヲ面ニ立テ、甲子ヲ系リテ、天下ノ事ヲ記録スルゾ、其末ニ其正統ヘ對シテ謀  
叛ヲ起ス者アレハ、ソレヲ賊ニ會釋ゾ、何程衰ヘテ絶ナル躰ニナルトテモ、其正

統ノ子孫ノ絶又間ハ必正統ニシテ釣リ置、是ガ綱目全躰ノ旨ヲ、正學ノ之  
ナラス、朱子以後ニ紛々トシテ正統ノ論ガアル皆自然ノナリヲ不知、吾見  
立ニテ正統ニスルノセヌトテ、吟味スル程ニ皆ゾデナイコゾ、綱目ハ何ノモ  
ナイアリナリニ就テ極々モノゾ、夫デ動カヌゾ、總ノ大義ノ全躰ノ準ハ勿論  
明ナリ、故ニ綱目ニ正統トアル程ニトテ、朱子ノ根カラ許シテ置レタルト思  
フハ僻事也、

題朱子手帖 十五張

此文ノ文義事分ハ段々知レタ通り、扱此文ヲ以卷末ヲ畢ル所、尤存レ寄  
アリ、夫レ學ハ朱子ヲ以宗トス、朱子ヲ學フ者ハ大義ヲ知ント欲メ學ニ本ツカ  
サレハ不能明之、學ント欲メ本於朱子、則學ノ正ヲ失フ、然ラハ則人學ヲ  
スル豈不宗朱子ヤ、故ニ遺言ノ始屈原ヲ載セテ、其下首ニ朱子ノ説ヲ載、  
屈原ノ旨ヲ發明ス、抑楚辭ノ書ト云ハ、朱子晚年道學ノ禁遭テ、君昏

ク臣欺テ、朱子ノ忠上ニ不達、君ヲ哀ニ國ヲ憂ルノ心、誠ニ不能已、遂ニ此書  
ヲ註ノ以其意ヲ託セリ、遺言卷末ニ載スル所ノ説モ、亦朱子道學ノ禁ニ  
遭ヘル時ノナレハ、則終始本末是ヲ以係ク、去ハ朱子大徳ノ上、ドコヲ何ト  
事ヲ舉テ可申様モナケレ、朱子ノ朱子タル所、大義ノ顯然トノ可見者、此時  
ニ此禍ニ逢ヘル全躰ヨリ明ナルト無レハ、一生ノ學ノ法トスル朱子躬自大  
義ニ當リタル説ニテ始終ヲ蹈ヘテ、殊ニ朱子ヲ學フ孝孺ヲ以終レハ、則直  
ニ後世朱子ヲ學様ノ手本トハナリテ、學者一生可以着力所ノ重キ  
自當モ亦甚明著ナルコゾ、去ハ別ノ書トメノ君子之歸、四字、親切感慨  
尤餘味アル者也、誠ニ加様ノ文章有テ終ニ載置クコト尤幸也、

靖獻遺言跋

某此書ヲ編旨、此跋ニ書置ク、言簡ナレ、他可言ノ無メ、別ノ靖獻  
ノ二字、此書ノ自當トスル所也、某敢自任スルニ非ス、實ニ是因テ天下後

世此學三志アル者ト相共ニ仰キ法ニテラ欲ス耳

其私書ハ雖有ハ然ニ書置ク言動ニシテ長出可言ト非人ノ私語  
一散稿遺言類

水翁和了ハ春山燭ニ歌詩ノ文章有テ然ニ遺置クト大志也  
且當子亦其門者トシテ人先以限ノ書ト云テ其子之弱由是遺言ト為難  
二書世來子ハ學詩ノ本トハナリテ學者皆一也何ハ其大前ノ重キ  
善ニ當メ又山濤氏歌詩ノ韻ハ一也其來子ハ學ク其詩ヲ以テ其ノ價直  
三此書ニ全ク全ク全ク即チ其ノ本トシテ其ノ學人出テ其ノ來子其ノ自  
事大春山河甲詩子トシテ其ノ來子其ノ前大春山燭ノ遺言ト為難  
豈不其ノ人トシテ其ノ遺言本ト長ク以テ其ノ來子其ノ大前ノ遺言ト  
不其ノ人ト其書ヲ指シテ其遺言本ト其ノ前ノ遺言ト其ノ來子其ノ遺言ト  
靖獻遺言講義下終

貞享甲子余甫編述献送云四年而既脱稿是諸友欲  
授諸梓以共同志者共焉久此編所載實先聖賢考訓  
履歷之緒之遺蹟素不修惡蒙鑿空杜撰以作僭妄分  
固已非所用謗遊多至於其所以擬議取捨輯次編錄之  
意則又不可不以此切刺誦教以正所謬而得其當也  
遂命上卷已成之後為諸生說其家例文之梗概諸  
生退各創記標後以俟後日考而其餘論反覆曲折不可  
不詳書而明存者外演為稱義藏之以為異日俯仰感  
慨觀省警惕之資也

元祿己巳癸卯二月六日

安心謹識

銅齋先生著述遺集。其書既行於世。先生當持編中。大義所係。忠誠所本。口授二三門人。以為誦義一編。未脫稿而先生沒矣。公其細於門人之家。有年于此。今恐先生遺緒浪沒。上諸梨棗。與同志講焉。

延享五戊辰歲仲春望日 後學某謹識

寬延紀元秋九月發行

京師書坊 風月堂莊左衛門梓



